文昌雜錄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文昌雜錄

龐元英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古今說海及學海類編雅雨堂叢書學津討原皆收有此書說海學海皆節錄一卷本雅雨學津兩本同爲六卷末附補遺一卷書中錯簡誤字雅雨一仍其舊學津本排印並附雅雨本盧見曾序於後

四庫全書提要

文昌雜錄七卷、宋龐元英撰。元英字懋賢、單州人。丞相籍之子、官朝散大夫。王士禎蠶尾集作文英者誤也。元豐壬戌、元英官主客郎中、在省四年、時官制初行、所記一時聞見、朝章典故爲多。通典載尚書省爲文昌天府、故以名書。其中所載、如以堯舜對天地爲李矩問李演事。考范鎭東齋記事、以爲此楊億校士時事。岳珂桯史、以爲歐陽修知貢舉時事。珍席放談、以爲南唐時湯悅妹壻問悅事。與各書互異。又以虎子爲出於李廣射虎事。不知孔安國爲侍中、以儒者不執虎子而執唾壺、其事已見李廣之先、未免稍有舛誤。至朝廷典禮、百官除拜、其時日之先後異同、多有可以證宋史之舛漏者。原本六卷、後有補遺六條、故宋史藝文志作七卷。又自爲跋、記其八省及作書歲月。首有宋衞傳序。自明以來、僅鈔本流傳、近始有刻本。然其中如新定儀制、宰相兩省侍郎尚書左右丞皆朱衣吏雙引一條、與下文騰部魯郎中言萬州南山一條、又崔豹古今注蛺蝶大者名鳳子一條、與下文西京雜記玉搔頭一條、皆自爲條、今合而爲一。又書中註闕文者四條、卷二十三日以原廟奉安禮成、宴百官於紫宸殿酒九、下註闕字、下一條經陳長文、上註闕字。考卷三宴元獻一條、昔有相印、下註闕字、卽當接以經陳長文云云。下一條行罷教坊、上註闕字、卽當接上酒九云云。是四條本未嘗闕、特鈔本刻本、俱誤析爲四耳。王士禎稱此書爲說部之佳者。宋史入故事類、蓋以所記朝典爲多。然中間頗涉雜事雜論、今改隸雜家類焉。

右文昌雜錄六卷。龐元英懋賢之書也。乾道丁亥夏。留尹方公刊置建康郡齋。懋賢丞相莊敏公之子。元豐官制行。入尚書爲主客郎。醇懿有家法。多識舊章。援證同異。穿貫今古。當時大制作大典禮。祲盛之容。進退揖遜。罔不與從事。故其書事信。其著論確。觀者如班雲龍之庭。而登羣玉之府。昔太史公父子紬金匱石室之書。而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咸補舊聞之闕。後之學者。殆將有考於斯。六月望。左宣教郎新充樞密院編修官衞傳書。

文昌雜錄卷第一

宋　龐元英　撰

元豐壬戌五月朔、上御文德殿視朝，仗衞如式．既退．三省已下職事官．各釐新務．蓋一時之盛選也．初三日、詔曰、先王以道在天下、列而爲事、陳而爲法．人各有分然後安、官各有守然後治．自代以降、澆世相仍、寖迷本原、遂亂名實．餘弊斯積、其流及今．朕閔古弗還、因時改造．是正百職、建復六聯．先後重輕、相獲條次．大小貴賤、迭相維持．差擇羣材、分委成憲．佇觀來効、共致丕平．敢有弗欽、將底厥罪．新除省臺寺監官、詳定官制所已著所掌職事．如被選之人、不循分守、敢有僭紊、其申諭中外、違是令者．執政官委御史臺彈奏．尚書已下．聽長官糺劾以聞．詔自內出、非學士之辭也．

尚書省官左僕射王公珪、右僕射蔡公確、左丞蒲公宗孟、右丞王公安禮、吏部尚書李清臣、戶部尚書安燾、四曹闕吏部左選侍郎蘇頌、右選侍郎何正臣、尋出知潭州．除李承之戶部左曹侍郎、陳安石右曹侍郎、李定禮部侍郎、謝景温兵部侍郎、許將刑部侍郎、崔台符工部侍郎、熊本郎中．員外互置．不備員．左司郎中吳雍、右司員外郎王震、吏部郎中曾肇、員外郎劉奉世、司封員外郎王祖道、司勳郎中穆珣、考功員外郎范峋、蔡京、戶部郎中劉瑾、員外郎黃好謙、王陟臣、馬琥、度支員外郎陳珦、金部員外郎晁端彥、倉部郎中韓正彥、禮部郎中劉賛、員外郎王子韶、祠部郎中趙令鑠、主客郎中元英、祭冒焉、膳部郎中魯有開、

兵部員外郎潘良器、職方員外郎黃萃、駕部郎中王欽臣、庫部郎中林積、刑部郎中胡授杜紘、都官員外郎韓宗良、比部員外郎宇文昌齡、司門員外郎王謂、工部郎中范子奇、員外郎高遵惠、屯田員外郎張敍、虞部員外郎李閎、水部郎中李文卿、未逾月而兵部都官屯田三員外相繼以病卒。於是杜常許安世補兵部員外郎屯田闕。六月、勅吏部增員外郎一員、除文及甫、潞公之子也。

主客所掌諸番、東方有四。其一曰高麗、出於夫餘氏。殷道衰弱、箕子去之朝鮮、是其地也。在漢爲樂浪郡。其二曰日本、倭奴國也。自以其國近日所出、故改之。其三曰渤海靺鞨。本高麗之別種。其四曰女眞。渤海之別種。西方有九。其一曰夏國、世有銀夏綏宥靜五州之地。慶歷中、册命爲夏國。其二曰董氈、居青唐城。與回鶻夏國于闐相接。其三曰于闐。西帶葱嶺、與婆羅門接。其四曰回鶻。本匈奴別裔、唐號回紇、居甘沙西州。其五曰龜茲、住居延城。回鶻之別種。其國主自稱師子王。其六曰天竺、舊名身毒、亦曰摩伽陀。又曰婆羅門。其七曰瓜沙門、漢燉煌故地。其八曰伊州、漢伊吾郡也。其九曰西州、本高昌國、漢車師前王之地。有高昌城、取其地勢高、人昌盛以爲名。貞觀中、平其地爲西州。南方十有五。其一曰交趾。本南越之地。唐交州總管也。其二曰渤泥、在京都之西南大海中。其三曰拂菻、一名大秦。在西海之北。其四曰佳羣、在廣州之南、水行約四十萬里、方至廣州。其五曰眞臘、在海中。本扶南之屬國也。其六曰大食、本波斯之別種、在波斯國之西。其人目深、舉體皆黑。其七曰占城、在眞臘北。其八曰三佛齊、蓋南蠻之別種、與占城爲鄰。其九曰闍婆、在大食之北。其十曰丹流眉、在眞臘西。其十一曰陀羅離、南荒之國也。其十二曰大理、在海

南、亦接川界。其十三曰層檀、東至海、西至胡盧沒國、南至霞勿檀國、北至利吉蠻國。其十四曰勿巡、舟船順風泛海、二十晝夜至層檀。其十五曰俞盧和地、在海南。又有西南五蕃。曰羅龍方張石、凡五姓、本漢牂柯郡之地。又有荆湖路溪洞及邛部黎雅等蠻倡。北方曰契丹、匈奴也。別隸樞密院。朝廷所以待遠人之禮甚厚。皆著例錄、付之有司。而諸蕃入貢、蓋亦無虛歲焉。

尚書新省兵部未畢、凡寓治四所。一曰舊三司、爲僕丞都堂、而吏部戶部寓焉。二曰舊司農寺、戶部右曹寓焉。三曰舊尚書省、兵部刑部工部寓焉。四曰三司使廨舍、禮部寓焉。日給太官常膳湯茗薪炭有差。

五月十二日、左右僕射赴上於都堂。是日、郎中員外、班迎僕射。拜廳訖、各判祥瑞等三案。遂引學士兩省官賀於廳上。御史中丞尚書已下、百官班於廷中。東西相向、引僕射降階就褥位、直省官贊揖。朱衣吏引御史中丞出班、北向躬致辭賀。復位、贊拜、百官皆拜。僕射答拜。班退。尚書省侍郎已上、兩省給舍已上、御史中丞學士、皆御賜寓百官就食幕次。

七月、勅職事官常膳許變料供應、蓋異恩也。

禮部王員外修說文畢、作進書表以示同舍。僕因言前漢藝文志、禆官之說、亦自可用。有一士人遽云、富丞相曾用此故事。衆人問如何、乃曰貪以敗官。一坐皆笑。此與坊州取杜若無以異。

祠部休假歲凡七十有六日。元日寒食冬至各七日。天慶節上元節同天聖節。夏至先天節中元節下元節降聖節臘各三日。立春人日中和節春分社清明上巳天祺節立夏端午天貺節初伏中伏立秋七夕

末伏社秋分授衣重陽立冬各一日上中下旬各一日大忌十五小忌四而天慶夏至先天中元下元降聖臘皆前後一日後殿視事其日不坐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七夕秋分授衣立冬大忌前一日亦後殿坐餘假皆不坐百司休務焉

大忌日百官集於相國寺先至齋院左右巡使御史兩赤令夾街宰相過百官立班於庭中宰相揖訖方行香既畢御史臺知班復傳呼立班而朱衣吏乃曰相公傳語請不立班遂退百官見宰相故事皆廢獨此僅存焉

禮部侍郎謝公言有一養珠法以今所作假珠擇光瑩圓潤者取稍大蚌蛤以清水浸之伺其口開急以珠投之頻換清水夜置月中蚌蛤采月華玩此經兩秋即成眞珠矣

詳定禮文所言古者神民不雜禮刑異制故治禮之官常得以治禮事神之官常得以事神如左氏所謂使名姓之後率舊典者爲之宗自漢以來治禮事神之官不得其職始雜以他官故後漢志太尉掌郊祀亞獻光祿掌三獻太尉秦漢用以掌兵今爲三公坐論道者也光祿本掌宮殿門戶皆非祠官之任勅今後南北郊執政官爲初獻禮部尚書侍郎爲亞獻太常少卿爲終獻諸祠祭禮部尚書侍郎太常卿迭爲初獻太常少卿禮部祠部郎中員外郎爲亞獻太常博士爲終獻宗廟親王宗室使相節度使爲初獻宗室正任以上爲亞獻終獻若南郊宗廟卽戶部兵部隨所用牲以尚書侍郎鴈徹腥熟如常祀卽戶部兵部郎中員外郎鴈徹文宣王以國子祭酒司業丞博士爲三獻武成王以祭酒司業爲初獻亞獻終獻自

如故事。差官中祠、卽禮部祠部郎中員外郎爲初亞獻、太常博士爲終獻。小祠、卽禮部祠部郎中員外郎與太常博士牙差一獻。祭馬者四、皆以太僕卿少七祀皆以太廟令爲獻官焉。

七月五日、迎氣西郊。六日、孟享太廟、皆當差工部郎中薦徹、而工部乃輪差水部郎中攝事。既授誓於尚書省、有司舉糺、方改差工部員外郎。不預誓戒、直赴祠所、監祭使卻之、彈劾以聞。

祠部歲比天下僧尼道士、凡二十四萬、然死者亦常萬人。按杜牧杭州南亭記、文宗語宰相曰、古者三人共食一農人、今加兵佛一農人乃爲五人所食。武宗會昌五年出四御史按行天下、凡除寺四千六百、僧尼幷女冠二十六萬五百。蓋自有唐以來、數常如此、何其盛哉。

中書丞相蔡公太夫人康寧、門下侍郎章公尊親、以通議大夫致仕、戶部尚書安公具慶、重茵列鼎、可以言榮養矣。

凡三省官假日、唯接見賓客、不許出謁、新制也。

七月二十八日、以國史成、曲宴於垂拱殿。兩省給舍以上、尚書省侍郎已上、學士御史中丞觀察使、並赴奏教坊樂、酒七行、皆供御杏仁、蓋非常例也。

禮部王員外言、今謂面油爲玉龍膏、太宗皇帝始合此藥、以白玉碾龍合子貯之、因以名焉。又云、昔於孫四皓家、得七寶簾數尺、皆以七寶縱橫編綴、工巧不可名言也。

右屯衞將軍孫守彬家富於財、置酒模於明德坊、常有四老人飲其上、俗有四皓之名。

禮部劉郎中莘老言、昔年鄆州進士李矩、赴公試、問同人李演云、堯舜如何、可以對天地否。演對云、似此疑惑事、切不可用。聞者無不大噱。

余昔知安州、見時丞推官言、羅愷初及第、鄭獬在翰林、以詩賀之。愷以公狀爲謝具位詩一篇。右伏蒙尊慈、特有寵惠、感荷之至、但切下情。鄭云、賴此詩不是公用。都下莫不傳以爲笑也。

八月壬子、文德殿宣制、授皇子彰武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進封延安郡王。昭容朱氏、進位賢妃。三省及在京應職事官、皆赴班集寄祿官不與焉。

三佛齊注輦國朝貢、見延和殿、引至柱外跪、撒金蓮花眞珠龍腦於御坐前、謂之撒殿。初至闕、先具陳請、詔方許之。

新定儀制、宰相兩省侍郎尚書左右丞、皆朱衣吏兩人雙引。樞密院官、紫衣吏一人前導。御史中丞知雜御史、亦朱衣吏兩人雙引。尚書侍郎學士待制兩省給舍及太平大夫已上、並朱衣吏一人引。

膳部魯郎中言、昔知萬州、南山甚秀、去城三十里、遠望如婦人簪花之狀。州中謂之眞女石。登山視之、即一石脊上有紫荊一枝。州中女子、至七八十不嫁者、夫死、義不再行、蓋有貞女之風焉。

禮部王員外言、昔在金陵、有一士子、爲魚鯁所苦、累日不能飲食。忽見賣白餳者、因買食之、頓覺無恙。然後知餳能治魚鯁也。後見孫眞人書、已有此方矣。余知安州、有鼎州通判柳應辰、爲余傳治魚鯁法、以倒流水半盞、先問其人使之應、吸其氣入水中、面東誦元亨利貞七遍、吸氣入水、飲少許、即差。亦嘗試之、甚

驗。

禮部謝侍郎言乾山藥法、刮去皮、以厚紙裹掛於風中、最良。又置焙籠中下鋪茅數寸、以微火烘之、亦佳。作湯點、如新者、乳香最難研。先置壁罅中日許、入鉢乃不粘。祠部趙郎中亦云、研乳香、取指甲三兩片置鉢中、尤易末爾。

考功蔡員外超授起居郎、其季卞方爲右史、兄弟並直螭堦、士林竦美焉。

蘆三司勾院井泉最苦。熙寧中、三司火、始引金水河注省中、去井差近。未逾年、遂爲甘泉、名著都下、品第一。因知水脉流通者無不甘冽云。

元徽之詩云。松門待制應全遠。藥樹監搜可得知。蓋有唐宣政殿爲正衙、殿廷東西有四松、松下待制官立班之地、舊圖至今猶存。

按開成元年正月詔以入閤日次、對官班退、立於東堦松樹下、須宰臣奏事畢、齊至香桉前、各言本司事。雖紫宸殿亦有松樹、爲待對官立位。六殿門外有藥樹、監察御史監搜之位在焉。唐制、百官入宮殿門、必搜、監察所掌也。太和元年詔曰。自魏晉以降、叅用霸制、虛儀搜索、因習尚存。朕方推表大信、寘人心腹。況吾台宰、又何間焉。自今已後、坐朝、衆寮既退、宰臣復進奏事、其監搜宜停。

戶部王員外言、元昆駕部郎中、比自長安歸、攜藥樹數株至京師、其葉葱翠可愛。于今關右頗多、人罕識

者.

漢制以侍中執虎子.禮部王員外因讀西京雜記云.漢朝以玉爲虎子、以爲便器、使侍中執之、行幸以從.又知虎子以玉爲之也.

李廣獵于冥山之北、射虎、斷其髑髏以爲枕、示服猛也.又鑄銅象形爲溲器.示厭服之、故謂之虎子云.

禮部劉郎中借東京記云.相國寺前有公子亭、臨汴水.大中祥符七年、徙近西北直景靈宮、卽魏公子無忌勝槩之地也.天清寺繁臺、梁孝王常按歌吹臺.阮公詩云、駕言發魏都、南向望吹臺.簫管有遺音、梁王安在哉.後有繁氏居其側、里人呼爲繁臺.芳林園、太宗在藩邸、特賜其地爲園.或傳周世宗時已爲園.太祖自陳橋入京駐於此、范質等謁見焉.開寶寺上方院、卽夷門山院.有唐令狐綯讀書堂.初令狐楚鎭宣武、綯隨侍讀書於此.後復爲節度使、圖像今不復存也.

膳部魯郎中言、昔年陳州有女妖、自云孔大娘、每昏夜、於鼓腔中與人語言、尤知未來事.時故相晏元獻公守陳、方製小辭一闋、修改未定、而孔大娘已能歌矣.又何怪也.

九月一日、法酒庫內酒坊、詣內東門進新酒、遂以頒近臣有差.前數日、膳部光祿寺皆嘗酒、舉舊例也.詔吏部增員外郎一員、以豐稷充.而稷以昨任臺官、曾彈奏執政、乞辭新命.許之.刑部增二員、以韓晉卿爲郎中.莫君陳爲員外郎、以呂和卿爲考功員外郎、補蔡京闕.未幾、胡援卒.

禮部王員外言、崔豹古今注、蛺蝶大者名鳳子、然辭人罕用。余讀唐韓偓詩、有鶯兒啄啑雌黃鴉、鳳子輕盈膩粉腰。正爲蝶也。

西京雜記、漢武帝過李夫人、以玉簪搔頭、自後宮中搔頭皆以玉、玉搔頭之名起於此。

余奉使北邊、至松子嶺舊例、互置酒行三時方窮臘、坐上有北京壓沙梨、冰凍不可食。接伴使耶律筠、取冷水浸良久、冰皆外結。已而敲去梨已融釋。自爾凡所攜柑橘之類、皆用此法、味卽如故也。

余本部掌朝貢錄、見至道中、大食國滿希密遣男進貢云。彼國但出犀象。詔問以何法可取。對云、象用象媒誘致、以繩漸羈縛之。犀則使人臥大樹、操弓矢、伺其至射而殺之。其小者不須弓矢、亦可捕獲。于闐國城之東有白玉河、西有綠玉河、次西有烏玉河、其源同出崑崙山。在其國西千三百餘里。每歲至七八月水小之後、取玉於河、謂之撈玉。闍婆國方言、謂眞珠爲沒爹蝦囉、謂牙爲家凌、謂玳瑁爲家囉、謂香爲崑燉盧麻、謂犀爲低密云。

今歲時人家作餳蜜油煎花果之類、蓋亦舊矣。楚辭招魂云、粔籹蜜餌、有餦餭些。粔籹、以蜜和米麪煎熬。餦餭、餳也。中書趙舍人云、方言餌餻也。今餻餻是。

禮部王員外言、昔見朝議大夫李冠卿說、揚州所居堂前杏一窠、極大、花多而不實。適有一媒姥、見如此、笑謂家人曰、來春與嫁了此杏。冬深、忽攜酒一樽來。云是婚家撞門酒、索處子裙一腰繫杏上、已而奠酒、辭祝再三、家人莫不笑之。至來春、此杏結子無數。江淮亦多有嫁橘法、不知是何術也。

兵部杜員外言、今關中有白薤、械樸也芃芃叢生、民家多採作薪.且言煙與他木異.嘗取試之、其煙上直如線、高五七丈不絕.詩所謂薪之槱之、物雖微、可以升燎於上帝、亦蘋蘩藻藻之謂邪.

禮部謝侍郎、因誦杜甫詩五夜漏聲催曉箭、坐客言午夜子夜之義如何.余因言顏之推家訓或問、一夜何故五更、更何所訓.答曰.漢魏以來、謂爲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又云一鼓二鼓三鼓四鼓五鼓、亦云一更二更三更四更五更、皆以五爲節.西都賦亦云.衞以嚴更之署.所以爾者、假令正月建寅、斗柄夕則指寅、曉則指午矣.自寅至午、凡歷五辰.冬夏之月、雖復長短參差、辰間遼闊、盈不至六、縮不至四、進退常在五者之間、更歷也.故曰五更.午夜子夜之義、蓋亦如此.

九月、以工部郎中范子奇充陝西轉運使.邊事畢如故.以知湖州唐淑問爲吏部員外郎.是月、曾肇以憂去官.禮部謝侍郎言、昨以諫議大夫知潭州.歲正月、家人迎紫姑神爲戲.是時官制未頒、陞改之名、莫有知者.家人戲問紫姑、將來遷何官、乃畫地作太中字、了不詳所以.明年、遂改太中大夫.唐義問家事紫姑最靈.在京南問得何差遣、寫京西轉運四字.已而果除京西轉運判官.何其異邪.

劉敬叔異苑曰.紫姑本人家妾、爲大婦所妬.正月十五日、感激而死.故世人作其形於廁以迎之.

文昌雜錄卷第二

十月、以天章閣待制王克臣爲工部侍郎、熊本知桂州故也.以水部郎中李文卿爲司門郎中、以司門員外郎王諤爲水部員外郎、以曾伉爲吏部員外郎、以太僕少卿吳安持爲駕部郎中、仍專總牧租券馬事.

尙書省凡六曹二十四司.除告身帳目外一百六十八案.吏額一千四百三人.總五月六月文書一十二萬三千五百餘件.天下之事.莫不上於尙書、宜其多之如此也.

余讀唐會要、貞觀十五年、太祖遣新州刺史高表仁持節至倭國、古倭奴國也.在新羅東南、居大海中.表仁浮海、數月方至、自云路經地獄之門、親見其上氣色翁鬱、又聞號叫鎚鍛之聲、甚可畏懼.世之言地獄者多矣、信非妄邪.

二十日、國忌、相國寺行香、同集金部.晁員外問殿上鴟吻義如何.余因言唐開元十五年七月四日、震興教門兩鴟吻櫺檻及柱災.蘇冕駁曰.東海有魚虬、尾似鴟、因以爲名.噴浪則降雨.漢栢梁殿災、越巫上厭勝之法.及大起建章宮、遂設鴟魚之象於屋脊、又畫藻井於梁上、用厭火祥.今呼之爲鴟吻、豈不謬哉.鴟尾之說蓋如此.

駕部王郎中言、唐李肇國史補云、宰相相謂爲堂老.及元載與常袞唱和、詩有堂老之稱、信李肇之不妄也.

禮部王員外因問唐宰相宿直否。余言唐制、宰相每日一人宿直。開元二年、姚崇爲紫微令。崇年位已高、時亦違其直次、所由吏數持直簿詣之。崇題其簿曰、告直令史。遣去、又來、必欲取人。有同司命。老人年事、終不擬當。諸官歡笑、不復逼以直。十一年、停宰相宿直、見會要、此其證也。

景靈宮神御殿成、牓名皆上親製。宣祖曰天元、后殿曰太姑。太祖曰皇武、后殿曰儼極。太宗曰大定、后殿曰煇德。眞宗曰熙文、后殿曰衍慶。仁宗曰美成、后殿曰繼仁。英宗曰治隆。將以十一月五日奉安、丞相執政官、分充禮儀使。仗衞如式。

禮部王員外因言和詩最爲難、唯唐賢尤工於此。賈至早朝大明宮曰、銀燭朝天紫陌長、禁城春色曉蒼蒼。千條弱柳垂清瑣、百囀流鶯遶建章。劍珮聲隨赤墀步、衣冠氣染御爐香。共沐恩波鳳池裏、終朝染翰侍君王。王維和云、絳幘雞人送曉籌、尚衣方進翠雲裘。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日色纔臨仙掌動、香烟欲傍袞龍浮。朝罷須裁五色詔、佩聲歸向鳳池頭。杜甫和云、五夜漏聲催曉箭、九重春色醉仙桃。旌旗日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朝罷香烟攜滿袖、詩成珠玉在揮毫。欲知世掌絲綸美、池上於今有鳳毛。三篇皆用鳳池事。唯工部尤出於二公。昨建三省待漏院、書此詩爲屏風焉。

三省樞密院皆執政官一人修時政記。按唐永徽已後、左右史唯得對仗、承旨仗下、已後謀議、皆不參聞。文昌左丞姚璹、以爲帝王謨訓、不可遂無記述。若不宜自宰相、卽史官疎遠、無得而書之。遂表請仗下所言軍國政要、卽宰相一人撰錄、號爲時政記。自璹始也。

二十四司郎官、各輪當本曹宿直。凡假日、若直夜、四部文書、皆得施行、而用當直郎官印。按唐故事、除吏兵部外、共用督省印。至大歷二年二月九日、初備文昌臺二十四司印、本司郎官王之歸則收於家。建中三年、左丞趙涓、始令納於直廳。其假日及不入日、即用當直郎官本司印、餘印都不開。此亦前事之比也。

余讀江南錄、邱孟陽有賦名。嘗夢有一官人延入一第中、具飲。其傍几上有書一卷。孟陽因展讀、謂曰、斯乃吾所述賦葉。何至茲乎。其人曰、昔公焚之時、吾得之矣。孟陽因就求之。答曰、他日若至衡山、必當奉還。後官至衡州茶陵令、乞致仕、卒於衡州。今世言焚故書、必毀而後燔之、蓋可信也。

禮部謝侍郎言、嘗遊廬山天池菩薩崖、夜至亭上、其下數十仞、忽見兩燈閃閃、相去數里許、俄而燈自下而上、漸傍崖口、直外亭上數丈、復下至崖、分數星而散。禮部王員外亦言、昔見劉定說、曾至此崖、夜半、白烟起於崖中。既明、如水中月影、浸漾不定。彼人云、現銀色世界。顏之推所謂千里寶幢、百由旬座、化成淨土、踊生妙塔、豈虛語哉。

御史臺言、文德視朝儀、兵部侍郎與吏部侍郎東西相向、對立揖笏、出班、簿置笏上。蓋因唐制武選在兵部、今吏部左選掌文官、右選掌武官、請今後視朝、以吏部左右選侍郎分立殿廷。詔可。

禮部謝侍郎言、昔有一軍校、與趙韓王同甲、月日時亦同。韓王每遷拜、此校亦略有轉補。或大有錫賚、亦須薄有賜賚。然韓王微疾、此校必劇病。或薄譴、必大受笞辱。福常輕而災常重、豈君子小人理固如此邪。抑亦偶然邪。

御史中丞知雜事禮上祥瑞案、三道皆判記諮、不見出何故事。駕部王郎中云、諮亦誥之義、如尚書省案式郎中侍郎判六諮名示之類。記未詳。余以謂尚書省案式至尚書亦曰依判諮注、非通僕射判者、不須諮。至僕射但書依判而已。然則記諮者、恐是應記諮於上也。亦未知果是否。

鹵簿內皁纛、蓋旄頭之遺象。光武紀注漢官儀曰。舊選羽林爲旄頭、被髮先驅。魏文帝列異傳曰。秦文公時、梓樹化爲牛、以騎擊之、騎不勝、或墮地、髻解被髮、牛畏之、入水。故秦因是置旄頭騎、使先驅。旄頭之遺象蓋如此。

十一月四日午時四刻、殿中細仗金吾旗幡僧道威儀教坊樂、奉引列望神御、自天章閣出晨暉門、赴集英殿。上步出集英門。每神御步至右承天門奉迎。至茲聖光獻太皇太后、上雨泣前導。於時日景妥溫、皆以謂恭孝所感。初五日、鸞駕儀衞太常鼓吹凡四千人、奉引赴景靈宮。上步出宣德門上香再拜、仍却拜褥。初六日、車駕詣宮、行朝謁之禮。至繼仁殿、上出小次、悲哽、酌獻畢、號慟久之、在列莫不悽愴。是日、微有雲物。前此芝產天元殿栱。初八日、宰相率百官詣東上閤門、奉表稱賀。故禮部王員外表辭云。考宮之日、靈芝秀於虹梁。薦罔之辰、慶雲承於玉宇。用此事也。初八日、文德殿宣赦文、應神御殿繪像、文武臣僚與子孫一人初品官、續功臣之後。聖澤無窮、公卿之家、何以爲報耶。

十三日、以原廟奉安禮成、宴百官於紫宸殿。酒九行罷。教坊已下支賜、凡絹一千一百餘疋、錢四百餘千、紅錦一端、銀椀十四口。用正旦例也。

晏元獻家有相笏經、占吉凶、十可八九。昔有相印經、陳長文章仲將許允、皆傳受此法。允初拜鎮北將軍、以印不善、使更刻之。如此者三。允曰、印雖始成、而已被辱。問送印者、果懷之而墜於廁。又有鷹經鶴經牛經馬經、今公卿家亦頗有此本。

工部王侍郎言、昔與先兄同官河內、嘗借親書劉夢得集四册、後不復見還。今尚在否。余歸索於書囊中、果有劉集一部、細書小楷、末有印記克臣二字。侍郎名也。因以還之。凡四十五年、復歸王氏。侍郎且言、二十歲寫此書。今七十年矣。不惟不能復寫小字、遠視亦已不見。又可慨然也。

工部范郎中出古畫一軸、云是韓滉筆。其畫作村夫子教學生、夫子帶烏紗折上巾。按幞頭起於周武帝、蓋取便於軍容。至唐始有巾子兩帶以繫巾、兩帶垂以爲飾。至僖宗時、因伶人以銀線撚二帶。帝曰、亦與朕作一頂來。自此方應折上。後又以木刻頭圍、裁烏紗爲之。所謂與我斫一軍容頭之類是也。方韓滉時、未有此製、恐非韓畫。諸君皆以爲然。

二月、以金部員外郎晁端彥爲郎中、以大理正賈種民爲吏部員外郎。門下駁還、改駕部員外郎。

國朝故事、誕聖節前兩月、譯經院開堂、宰相領潤文使、參知政事一員同潤文。至日、執政皆赴中使。張文昌寒食內宴詩云、朝光瑞氣滿宮樓、綵霧魚龍四面稠。廊下御廚分冷食、殿前香騎逐飛毬。千官盡醉猶教坐、百戲皆呈未放休。共喜拜恩侵夜出、金吾不敢問行由。有唐禁烟節亦宴百官廊下、皆冷食。又知夜慈多至夜而罷也。

禮賓使管勾麟府路軍馬公事張世矩上言、昨夏國稔惡、用師討蕩.臣隨王中正出界、行十餘程、其夜苦寒、被堅假寐、而府州靈佑秦王見夢於臣.言荷朝廷禡祭及御香之賜、故來助戰.若聞樂聲、卽是凱旋之兆.及破宥州、將校皆聞金石之音.俄奉詔班師、乞賜嘉號、以答神休.勅特封靈佑應順秦王.秦王竟未知何神.於鄉之應、亦可以言聰直矣.

潞國文公守太尉、皇弟雍王曙王守司空、鄭國富公濟陽曹郡王皆守司徒.三公官備、近世未有也.

十二月以著作佐郎林希爲禮部郎中、以范百祿爲司門郎中、以知建州王彭爲刑部郎中.

禮部王員外言、前知制誥李大臨、西川人.有門人背僂、不能仰視.一日因藥市罷.見一道士云.秀才有錢、丐一二百爲酒資.此書生云.家貧無錢、所居有薄釀、同一醉可乎.道士欣然便往.酒半、道士問何故背僂.書生言不幸得此疾、無如之何.道士因出藥三十粒、云來日五更面東、以新汲水下、覺微燥、不足怪.書生如所教.既服藥、燥不可勝.展轉於榻上、亦甚悔之.然每一伸縮、漸覺舒便.比明、身已直矣.蜀人重藥市、蓋常有神仙之遇焉.

余表弟靳庠自河東來、言石州定胡縣有趙相公廟、神每降言災福事、如嬰兒狀.韓公絳知太原府、經略司勾當公事張姓、忘其名、欲議毀此廟.韓遣往視之.既至祠下、忽自空中飛甕盞一隻至香爐前自碎.飛上張面、血流不已.張恐懼再拜而去.劉永年病、遣子焚香八兩.已而神降云.尊君無恙、行且入朝矣.劉疾果愈.未數月、召爲步軍副都指揮使.何其異邪.

十六日、都省覆王韶已下謚議。左僕射王公式假、右僕射蔡公服藥、傳宣召左僕射赴省、左丞對席、右丞獨坐于西偏。尚書侍郎郎中員外分左右曹、東西各重行。考功郎中監儀御史坐北向、酒九行、僕射乘輦。有司贊揖、頂筆故事廢矣。

禮部林郎中言。大門年三十五、累舉未登科。忽夢詣卜肆、布卦甚久。曰。秀才及第晚、須在五十一已後。來年詔下、固無所望。已而五十一人解送、五十二人過省、五十三人及第。冥兆之前定如此邪。

兵部杜員外言。前年使熙河、五月二十六日至岷州界黑松林、寒甚、換綿衣毛褐絮帽乃可過。每歲四月七月、常大雪三二尺。至是、林雪猶未消、非目睹未必信然也。

禮部王員外言。登州有嘉魚、似鱘魚、皮厚於羊、味勝鱸鱖。至春乃盛、他處則無。鱘魚亦出此州、石決明是也。褚彥回傳、江南一枚直數千錢、蓋重北地所有也。余昔過判滑州、見太守光祿卿解賓王說、登州每晴霽、烟霧中有城闕樓閣人物車馬鷄犬往來之狀。彼人謂之海市。禮部作詩送王衮出守東牟、用嘉餚故事。因爲余話海市、與解光祿同。

十九日、國忌景靈宮輝德殿行香、三省樞密院導從、皆不得入殿門捧香合。用閤門祗候八員、從新勅也。

國朝會要、犦豰、擊聲也。一云象犦牛善鬬、字從牛。唐金吾將軍執之。今制如節、有袋、上加碧油□□□置朝堂。車駕鹵簿出、則八枚前導。又四枚夾金吾大將軍者、名衞司犦豰、音少。府監欲修犦豰、不知其制。禮官曰。犦豰、棒也。以黃金塗末、執之以扈蹕。余昔爲三司勾當公事。嘗至儀仗庫季點見舊犦、犦豰末刻

牛、以黃金飾之。隋書大業元年、三品已上給駒槃。用瓜牲之駒、玉篇亦作蒲交反、未知孰是。

余昔知安州、見荊湘人家、多以草竹爲卜。楚辭云、索瓊茅以筵篿兮。命靈氛爲余卜之。其注曰、瓊茅、靈草、筵、小破竹。楚人名結草折竹而卜曰篿。靈氛、古明占吉凶者。蓋因遺俗之舊也。

監察御史王柏言、每國忌、相國寺行香、左右巡使與兩赤令相對立班、俟宰相過揖訖退。今國忌並赴景靈宮行香、集百官、方儼恪以奉祖宗。見宰相私禮、謂宜寢罷。勅特依。夾街故事廢矣。

二十八日臘前一日、祭太社太稷。貞明、御香不到、監祭使以聞。勅改用次日。國朝以火德王、故戌日臘。建隆中、禮官議、唐貞觀已前、寅日蜡百神、卯日祭社稷、辰日饗宗廟、非古也。請三祭同用戌臘。一日近儀、酉日祭社稷、蜡百神。戌日饗宗廟。杜臺卿引禮運云、仲尼與於蜡賓、鄭康成曰、蜡亦祭宗廟時、孔子仕魯、在助祭之中、明自古以蜡日祭廟也。

漢舊儀曰、顓頊氏有三子、生而亡、去爲疫鬼。一居江水、是爲虎。一居若水、是爲罔兩蜮鬼。一居人宮室區隅漚庾、善驚人小兒。今歲暮大儺、謂之逐疫是也。

二十九日、大慶殿習元會儀、輿輦御馬皆在龍墀上、新制也。

文昌雜錄卷第三

上御大慶殿會朝、始用新儀。開大慶門。張旗幟。兵部設黃麾仗五千人、夾門填街。太僕列五輅、殿中省輿輦繖扇。又復故事。陳天下貢物。百官冠服、分爲七等、皆有司新製。不佩劍、不脫屨爲。中書侍郎押方鎮表案、中書令讀。給事中押祥瑞表案、門下侍郎讀。戶部尚書奏諸州貢物、請付所司。禮部尚書奏諸蕃貢物、請付所司。太史奏雲物祥瑞。光祿卿請加羣臣上壽。既畢。延王公升殿。百官就坐。酒三行罷。所司承旨放仗。舊儀、宰臣兩省學士待制至殿中侍御史、先就丹墀位。乘輿升御座。方引諸司三品四品入大慶偏門、正安之樂作。按李德裕兩朝獻替錄云。每遇正至、與兩省官侍立香案兩邊。終朝會、無拜賀之禮。嘗奏請、自今且立香案南。候扇開贊拜。再拜。出班致辭賀。又再拜訖。分香案東西侍立。乃知唐儀、丹墀祇是兩省供奉官侍立之地。宰相一員攝太尉、與一品二品三品四品列于殿門、樂作就位。蓋宮架之樂、本爲上公。今元會新儀、百官就位。皇帝升坐。禮官乃引宰相親王使相押文武三品等官分東西門入。正安之樂作雖刊正謬誤、而兩省供奉官、猶班賀于丹墀。未復侍立之制。詳定所上朝會儀注二卷令式四十卷、其詳密如此。然恐尚有未至者焉。

元會門下侍郎奏祥瑞故事。但讀有司所上名數。今方用表。禮部林郎中撰其辭曰。聖人出而四海清、帝命昭而萬靈集。必致諸福之物、以表太平之符。伏惟皇帝陛下、體堯之仁、躬舜之孝、力行勤儉而本以化

物、誠意惻怛而出於愛民．是以指揮之間、功業成就．覆燾之內、陰陽協和．蒙被羣生、既浹肌膚而淪骨髓．函濡異類、遂霑動植而洽飛翔．仰而觀者、景星慶雲．俯而視者、醴泉甘露．扶疎偉毗、是爲嘉禾朱草三秀之英．游泳服馴、則有赤鴈白麟一角之異．謂宜作爲聲詩而奏於郊廟、深詔太史而著之簡編、以示無疆之休、以昭特起之蹟．考諸已往、固可謂絕世之殊祥．抑而弗宣、猶以爲盛德之餘事．自時所紀、殆不絕書．今者鴛鸞輅以充明庭、撞黃鍾而御太極．典禮大備、物容一新．萬方駿奔、重譯輻湊．於是自昔辨髮卉裳羈縻之所未至、踰沙軼漠、言語之所未通、咸奉玉帛而介九賓、襲衣冠而獻萬壽．烜威赫德、冠古超今．巍巍煌煌、傳示無極．鋪張王會之衆美、衰對皇家之盛儀．臣等恭率有司、伏尋故事．稽參圖牒、宜先象齒之珍、敷道句臚、敢上龍墀之奏．歡呼抃蹈、倍萬常情．表既出、羣公莫不傳寫焉．

唐諫議大夫拾遺補闕、皆在省．太官局屬光祿寺．而劉禹錫送令狐博士詩諫院過時榮棣萼、張文昌寒食內宴詩廊下御廚分冷食、已有諫院御廚之名、其故何哉．

初二日．謁左僕射、因言仁宗朝作新玉輅既成、與舊輅同呈於崇政殿．舊輅在後、忽有大聲隱隱如海獸狀．仁宗訝之、乃令新輅在後、遂無聲．既出殿門、舊輅復在後、又有大聲如前．吏部蘇侍郎云．此輅唐高宗顯慶年造、製作極工、歷五代至皇朝、今在太僕寺．

勅景靈宮朝獻、正月以十一日、四月擇日、七月以中元．十月以下元．原廟之禮、蓋用孟月焉．

初十日．立春．賜三省官采勝各有差．謝于紫宸殿門．杜臺卿說、正月七日爲人日、家家翦綵、或縷金薄爲

人、以帖屏風、亦戴之頭鬢。今世多刻爲華勝、像瑞圖金勝之形。引釋名、華、象草木華也。勝、言人形容、止等一人、著之則勝。又引賈充李夫人典誡曰。每見時人、月旦、花勝交相遺與、謂正月旦也。今俗用立春日、亦近之。然公卿家尤重此日。莫不鏤金刻繒、加飾珠翠。或以金銀、窮極工巧、交相遺問焉。

余昔年隨侍至定武、見總管廳有唐段文昌撰平淮西碑。石甚大、不知何因而至此地也。

鴻臚陳大卿言。昔使高麗、行大海中、水深碧色、常以鐵碣長繩沉水中爲候。深及三十托已上、舟方可行。既而覺水色黃白、舟人驚號、已泊沙上、水纔深八托。凡一晝夜、忽大風、方得出去。曰五晝夜至高麗境上。回日七晝夜方至。定海風浪、每散乃作浪花、衮然赤色。夜見海中如火龍無數、不知涯際、甚可怖也。

以駕部郎中王欽臣爲陝西轉運副使。

唐歲時節物、元日則有屠蘇酒五辛盤、咬牙餳。人日則有煎餅、上元則有絲籠。二月二日、則有迎富貴果子。三月三日、則有鏤人、寒食則有假花鷄毬、鏤鷄子、子推蒸餅、餳粥。四月八日、則有餻糜。五月五日、則有百索纏子。夏至則有結杏子。七月七日、則有金針織女臺、乞巧果子。八月一日、則有點炙杖子。九月九日、則有茱萸菊花酒餻。臘日、則有口脂面藥澡豆。立春、則有綵勝鷄燕生菜。今歲時遺問略同。但餻糜結杏子點炙杖子、今不行爾。杜甫春日詩云。春日春盤細生菜。又曰、勝裏金花巧耐寒。重陽詩云、茱萸賜朝士。臘日詩云、口脂面藥隨恩澤。如此之類、甚多。略槩舉記、當時所重也。

夏英公家有阜綾標六典一部、唐舊本也。雖宋宣獻李邯鄲家藏書爲多、亦無此本。嘗問其孫朝請大夫

伯孫書在何處。云昨分書云不知誰院得之。計已散失。殊可惜也。

工部王侍郎言。昔年通判壽州。知州光祿卿林洙。因鼓角匠入州衙爲盜。被傷而卒。後一日。其家女僕附語云。召簽判呂水部。既至。云某不幸且死。敢以後事爲托。某之死。非此兵之過。宜問有公案五道。要其照驗。呂因問大卿附語使某何以爲信。乃曰。但看架上衣。可知非妄。家人遽往視之。見一淺色汗衫。素未經着。血痕滿襟。又曰。此非血。某之淚爾。家人以錢送佛寺撞鐘。至五更。鐘竟不鳴。又何怪也。前此太白近月。太史言南方主將不利。未幾。洙死焉。

禮部林郎中言。昔年爲禮官。以朝命至豫章。祭小龍。既至祠下。行禮之日。數見異鱗。皆金色。口有火燄。自梁棟間墜于祝歐陽生之肩。遂入石合。又舉首蜿蜒于花板間。既而聳身直上。高三五尺。執事之人。無不見者。還朝。亦圖上其事云。

唐淑問前知宣州。以避親嫌。與集賢校理知湖州陳侗對移。唐自湖州召爲吏部員外郎。以疾乞補外。復授宣州。代陳還朝。近時未有如此之比也。

以禮部侍郎謝景温依前通議大夫知洪州。以翰林侍講學士黃履爲禮部尚書。以右司員外郎王震爲起居舍人。以禮部郎中劉摯爲右司郎中。司門郎中李夂卿出知晉州。以考功員外郎范峋提點府界諸縣鎮公事。冬至假七日。前後各三日。宰相宅引百司釐務。初包拯爲三司使。上言。每節假七日。廢事頗多。請令後祇給假五日。自此始也。舊儀。宰相五鼓早朝。朱衣吏不引。午後歸第方引。假日。遲明始赴中書。朱

衣吏自私第前導、故謂之宅引云。

淳化元年、命正言直史館宋鎬右正言直史館王世則使交州黎相。既至、相令數十人扛大蚺長數丈饋於使館。且曰、若能食此、當治之爲饌以獻。又羈送二虎以備縱觀。外國之俗、其陋惡乃至於爾邪。

余奉使北遼、過順州、有黍谷坊。伴副使王仲淵指以謂副使文供備云。觀此、可知其寒也。劉向別傳曰、燕地谷美而寒。不生五穀。鄒子吹律、召温氣至、五穀生、至今名黍谷。北遼士子多燕人、故亦頗知學問也。

賜筵尤爲盛集。呂許公王沂公與鞏公唱和詩、刻石堂壁。官制既行、以禮部尚書兼譯經潤文、宰相與執政官、猶同赴開堂之會焉。

禮部王員外言、京師貴家多以酴釄漬酒、獨有芬香而已。近年方以槐檀花懸酒中。不惟馥郁可愛、又能使酒味辛冽。始於戚里、外人蓋所未知也。

戶部馬員外言、藩鎭之雄盛、莫如吉州。有解玉鑽眞珠修琵琶行、他處未見此比。余昔知安州、步石村種薑芋、凡四十里、城南有梔子村、花開如瓊林、香聞數十里。他處亦無。

禮部林郎中言、兵部許侍郎昔爲翰林學士、忽夢著綠、心甚惡之。未幾、奪職、以起居舍人知蘄州、然未見著綠之應。官制既行、改朝散郎、本階正合衣綠。方悟前夢之可信也。

太常寺言、四時大祠、自天地日月九宮貴神五帝、其祝皆進書臣名、謂宜如唐故事、天地稱臣、日月已下、皆進祝書名。禮部議曰、天子父天母地、兄日姊月、禮故宜有降。請如太常所議。

太常博士何洵直言。春秋仲月、朝拜諸陵、於太常寺輪官一員、餘並以吏部待次升朝官充攝。謹按漢制、丞相以四時行園。重如此。唐顯慶中、以太常卿少行陵事、重人輕、乃詔三公行事、太常爲副、率皆乘輜車、備鹵簿、謂之公卿巡陵。令謂宜太常寺輪卿少外、其餘差門下書尚書省清望官、仍乞重修春秋仲月遣官拜陵儀、薦牙盤食訖、應須灑掃及芟薙修治、皆隨事處分。勅朝拜諸陵輪太常卿少外、餘並以宗室遙郡防禦使充焉。

二十二日。遷寓治尚書都省入新省、就令廳賜省官已下御筵。至都省守當官已上、六曹書令史已上、分坐兩廊、遣入內供奉官劉瑗排辦、及勾當翰林御廚儀鸞內臣分總諸司。差教坊第四部一百五十人、酒九行。果肴皆非常比。再坐賜花。內出金器遣御樂院近侍各傳宣勸酒、至暮方罷。羣臣慶親逢之幸、莫不感恩霑醉焉。

元豐五年七月、始命皇城使慶州團練使宋用臣建尚書新省。在大內之西、廢殿前等三班、以其地興造。凡三千一百餘間。都省在前、總五百四十二間。中曰令廳、一百五十九間。東曰左僕射廳、九十六間。次左承廳、五十五間。次左司郎中廳、二十間。次員外郎廳、二十間。西曰右僕射廳、九十六間。次右承廳、五十五間。次右司郎中廳、二十間。次員外郎廳、二十間。其後分列六曹、每曹四百二十間。東南曰吏部尚書廳、在中。六十四間。次侍郎廳四十間。其東曰郎中廳四十九間。次員外郎廳三十四間。後曰司勳郎中廳、三十四間。次員外郎廳三十四間。其西曰司封郎中廳、四十九間。次員外郎廳三十四間。後曰考功郎中廳、三

十四間。次員外郎廳三十四間。其北曰戶部、度支金部倉部在焉。又其北曰禮部、祠部主客膳部在焉。西南曰兵部、職方駕部庫部在焉。其北曰刑部、都官比部司門在焉。又其北曰工部、屯田虞部水部在焉。並如吏部之制。廚在都省之南、東西一百間。華麗壯觀。蓋國朝官府、未有如此之比也。

太常博士何洵直言。看詳舊禮、太祀前七日平明、太尉誓百官於尚書省。近制、親祠南郊明堂太廟、掌誓戒、用左僕射闕、卽用右僕射。以刑部尚書一員涖之。今有司攝事大祠、但初獻官、卽前期七日、南嚮讀誓戒文。無臨涖受誓之官。謹按祭祀之有誓戒、所以要之以刑、重失禮也。古者掌誓戒有專官、欲人之聽於一也。周有太宰、掌百官之誓戒、謂其天官之長、且佐王治故也。以大司寇涖誓百官、戒千百族、蓋言失禮則入刑故也。唐以太尉掌誓戒、今以宰相親王執政官宗室使相郡王節度使以上爲獻、卽掌誓戒、得其職矣。蓋與周之冢宰唐之大尉同意。自餘初獻、止是禮部尚書已下。既不攝太尉、猶行太尉之事、誤矣。伏謂自今諸大祠、降宰相親王執政官宗室使相郡王節度使以上爲初獻行事依舊掌誓戒外、餘以吏部尚書或侍郎一員掌之。蓋吏部、天官之任也。仍用刑部尚書一員涖誓、闕、卽以侍郎充。所有親祠掌誓戒、卽合用左右僕射掌誓涖誓。勅依所請。

後唐同光三年、洛京蕃漢馬步使朱守殷於積善坊役所、得古文錢四百五十六文曰得一元寶、四百四十文曰順天元寶。史不載何代鑄此錢、以俟知者。

唐宮中每有行幸、卽以龍腦鬱金布地。至宣宗性尚儉素、始命去之。方唐盛時、其侈麗如此。國朝故事、乘

輿親祠郊廟、拂翟後、以金合貯龍腦、內侍捧之、布於黃道。重齊潔也。

戶部馬員外乞守明州。既受命、因閱昔年卦影、見畫一豕其上、日月相並、下有舟一隻。亥年明州之應、豈不了然邪。

尚書省舊有甲庫、未詳是何名。唐大和二年、勅尚書省二十四司制勅及勅甲等、近日檢報多稱斷裂、宜各委本司郎中甲庫官、並重粘背及同書名印所斷裂縫。跋尾後云、某甲勅卷若干縫斷裂。乃知甲者、勅甲之謂也。三月以新江淮發運使呂嘉問爲吏部郎中。

十八日、集英殿大宴、酒九行。初有司預於殿庭設山樓排場爲羣仙隊仗。六蕃進貢、九龍五鳳之狀。設鷄唱樓於其側。殿上陳繡帟垂香毬、設銀香獸於檻內、布以文茵。設御茶酒器於殿東北楹間。羣官骨頭索粉白肉餬餅、羣仙肴天花餅太平畢羅乾飣饌肉羹糖油餅。再坐、假圓魚蜜浮斯柰花肉鮮排炊羊炙金腸餤子饅頭肚羹水飣下飣。教坊已下、凡支賜絹二千四百餘疋、綵百疋、錢七百七十餘貫、錦一端、銀椀三十五口。春秋常例也。

國朝之制、凡百官拜表稱賀、詣東上閤門進名奉慰、卽詣西上閤門。蓋有故事。唐天祐二年、勅自今五月一日後、常朝出入、取東上閤門。或遇奉慰、卽開西上閤門、遂爲定制焉。唯諸軍員寮每奉慰、立班去杖子。未詳所出。後唐莊宗同光元年、中書門下奏、每日常朝百官皆拜、獨兩省官不拜。准依前朝故事、朝退於廊下賜食、謂之廊飡。百官遂有謝食拜。惟兩省官、本省有廚、不赴廊飡、故不拜。伏自僖宗幸蜀回、以多事

之後、遂廢廊飡。百官拜儀、至今未改、將五十載、禮恐難停。惟兩省官獨尙不拜、豈可終日趨朝、曾不一拜、獨於班列有所異同。若言官是近臣、於禮尤宜肅敬。自今已後、逐日常朝、宣不坐。其兩省官與東西兩班並齊拜、從之。至明宗天成元年五月、內出御札一封賜宰臣、曉示文武百寮。每日正衙常朝外、五日一度赴內殿起居。其後遂以爲常、非故事也。皇朝百餘年未遑刊正謬誤。今上熙寧五年、方講日朔文德殿視朝立仗之儀。

殿廷東西左右面、各金吾引駕官一名、四色官二人、各帶儀刀。金甲天武官一名。殿中省排列官一名。扇二方繖一、金吾仗碧襴一十一、各執儀刀。兵部儀仗排列職掌二人。押隊員寮二人。黃麈幡一、告止幡一、傳教幡八、信幡八、龍頭竿五十、戟五十、判殿中省一員在左、天武官東西共一百人。門外東面青龍旗一、玉嶽旗五、五龍旗十、西面白虎旗一、五星旗五、五鳳旗十、仗馬每面三疋、每疋御龍官四人。前一日、有司供帳於文德、又設御幄於文德殿之後門。又設中書門下、至文武百官等幕次於朝堂、應宰臣親王使相樞密使帶平章事已上、出赴外班。參知政事學士臺省官待制皇親、及見任節度使兩使留後觀察防禦團練刺史文武百寮殿前馬步軍司諸軍將校、幷皇親駙馬都尉合赴班者、及外國蕃客、合赴朔望起居者、並赴立班。其日、左右金吾將軍常服、押本衙仗。判殿中省官押細仗先入殿廷、東西對列。諸軍將校分入殿庭、北向立。朝堂引贊官引彈奏御史二員入殿門內踏道下當殿向北立。次催文武百官班至丞郎

尚書、次兩使留後觀察防禦團練刺史、並歸本品序立。次引兩省宣制侍御史中丞知雜三院御史入。次引文班一品二品入、次學士幷節度使入、立於右省班前。通事舍人分引宰臣親王使相參知政事入、並東西相向對立。皇帝韡袍垂拱殿坐、內侍鳴鞭。內侍都知押班供奉官已下、帶御器械等。其餘祇應諸司使副使等、並公服繫鞢作一班。四拜起居訖、次昱進目客省閤門使副使、次通喝對立覺察失儀通事舍人、次宿衞諸班。次殿前諸指揮使副都指揮使都虞候、次行門指揮使。並依朔望常例、殿前都指揮使已下起居畢、換窄衣、祇候引駕。次通事舍人引樞密宣徽使三司使副使樞密直學士內客省使已下諸司使已下至醫官待詔及修起居注官二員大起居訖、諸司使已下並先退。其合係排立供奉官已下、並先赴文德殿、於文武百官班北、東西排立。有司進輦、皇帝乘輦。樞密使已下至閤門使殿前都指揮使已下並前導。至文德殿門、樞密宣徽使副樞密直學士內客省使至閤門副使樞密承旨至諸房副承旨各歸殿上侍立位。修起居注官夾香案分左右北向立於螭堦之下。通事舍人二員、殿庭北向對立。其餘係祇候通事舍人、並於殿下稍東侍立。天武官等、各衣繡分東西排立。司天監奏時刻、閤門奏班齊。皇帝自後閤出、殿上索扇升坐、內侍鳴鞭、扇開簾捲、儀鸞使焚香。舍人喝天武官等拜、奏聖躬萬福。又喝拜再拜、隨拜呼萬歲。喝各祇候依舊排立。鷄人唱時、通事舍人一員、就彈奏御史立位稍東西喝拜、大起居、喝各祇候訖。彈奏御史、分左右、由文武班後轉至彈奏御史

位對立。次左右金吾將軍二人合班於奏事石位南、躬東南對立。通事舍人喝拜、大起居訖。班首奏軍國內外平安。又喝拜再拜、隨拜呼萬歲。喝祗候分歸東西押伏位、東西對立。通事舍人進至宣制石位南、北向立。以後通班西面對立。舍人退於西階。次通事舍人分揖宰臣親王已下。躬通事舍人、通文武百寮臣某姓名已下起居。舍人通訖、退歸侍立位。通事舍人分引宰相已下橫行、諸軍將校不橫行。閤門使喝拜大起居訖。舍人引宰臣至奏事石位南。俛伏跪致詞祝月。其辭云。文武百寮宰臣全銜臣某姓名等言。仲春之吉、伏惟尊號皇帝陛下、膺受時祉、與天無窮。臣等無任歡呼抃蹈之至。俛伏、興。引歸位。閤門使喝拜、再拜。搢笏舞蹈。俛伏、興、再拜。喝名祗候閤門使揖宰臣參知政事由東階升殿、樞密使帶平章事已上由西階升殿、侍立。給事中一員。復歸左省位立。轉對官立給事中之南、吏部侍郎及刑法官立於轉對官之南。兵部侍郎立於右省官與吏部侍郎東西相向對立。其吏部侍郎、候到位搢笏、各出班簿置笏上。親王使相學士臺省官等、並分班出次。引轉對官於奏事石位南、宣徽使殿上承旨宣答、幷失儀彈奏、並如常儀。如宰臣親王使相參知政事失儀、並左右彈奏御史合班彈奏。轉事官奏事畢出次。吏部兵部侍郎及刑法官對揖、出次。彈奏御史對揖、出次。給事中右位南、躬通事舍人喝祗候出次。起居注官合班於奏事石南、躬通事舍人喝各祗候分班出次。排立供奉官已下合班於奏事石位南。舍人喝各祗候分班出次。通事舍人喝天武官等門外祗候應喏出。殿上索扇、

簾垂．皇帝降坐乘輦還內、內侍鳴鞭．通事舍人當殿承旨放仗、四色官蔽輦急趨至宣制石位南、稱奉勅放仗．金吾將軍幷殿中省官對拜訖、隨仗出．親王使相節度使至刺史學士臺省官文武百寮諸軍將校等、並敍班於朝堂、喝賜茶酒．門謝畢退．皇帝御垂拱殿坐、中書樞密及請對官奏事如常儀．閤門更不引見．謝辭班崇政殿．亦不視事．如遇有德音制書御札、俟皇帝垂拱殿再坐、制箱方出付外．

元豐四年．始罷正衙常參．

侍御史知雜滿中行劄子、伏見本臺見行儀制內、兩省官文武百官、日赴文德殿東西相向對立、宰臣一員押班、聞傳不坐則再拜而退、謂之常朝．遇休假、併三日已上、應內殿起居官畢集、謂之橫行．自宰臣親王已下、應見謝辭者、皆赴文德殿、謂之過正衙．然在京釐務之官、例以別勅免參、宰臣押班、近年已罷、而武班諸衞本朝又不常置、故今之赴常朝者、獨御史臺官、與蕃官待次階官而已．其武班既無本品、因令使臣十員假攝以實之．臣嘗終始考求、蓋以循乎唐制而失之者也．按唐制、京司文武職事官、省朔參望參．有五日參．唯職事官五品幷供奉官八品已上及員外郎監察御史太常博士、則每日參．蓋職彌親者參彌數也．今垂拱內殿、宰臣已下、既已每日參矣、而文德常朝、仍復不廢、又使待次攝班之人數十員、以應文武百官、而冒常參之名、舛謬倒置、莫此爲甚．至於橫行參假、與夫見謝辭官、先過正衙、雖沿唐之故事、然必俟

天子御殿之日行之可也。自唐室衰、宣政視朝之禮廢、應謝辭者、始與常參之官同至正衙敍班、以應故事。五代沿襲、不復改正。遇入閤日、則正衙先拜、而後喚仗。五日內殿起居、則見謝辭官先退而後入。因陋習謬、轉相傳承、失之益遠、持之益固、是以歷數百年而未有以正其非也。竊攷周官天子三朝、內外異位、燕治異儀、宰夫掌治朝之法、而司士正其位、司寇掌外朝之政、而朝士建其法。至於燕朝、則正位掌儐相者太僕而已。朝儀詳略之辨、可槩見於此矣。唐因隋制、大朝會御承天門爲外朝、朔望御太極殿爲中朝、日朝事於兩儀殿爲內朝。而大明宮制、亦以含元宣政紫宸三殿、以當三朝之位、而有正衙上閤之稱。雖於古制未必盡合、而內外有序、隆殺有辨、良有取焉。伏觀陛下稽經考古、更定官制、損益革因、發自聖學、一代之典、於斯爲盛。而文德正衙之制、尙存常朝之虛名、襲橫行之謬例、有司失於申請、未能釐正、誠恐不足以稱明詔、示來世。欲望特降指揮、先次罷去。若夫因今殿庭以分內外之朝、隨今官品高下以爲進見疏數之節、幷其餘應干廢置事件、卽俟依近降朝旨、本臺與閤門、別具事目進呈、取旨裁定。奉聖旨、送詳定官制所詳定聞奏。檢會唐書百官志及儀制令文武職事官九品以上、及二王後、朝朔望。文武五品以上、及兩省供奉監察御史郎太常博士日參、日參號常參官。武官三品以上、三日一朝、號九參官。五品以上及折衝當番者、五日一朝、號六參官。長上折衝果毅若文武散官五品已上直諸司及長上者、各准職事參其常參官。隔假三日以上、卽橫行參假。竊詳

唐制、卽是有職事要官朝見數、而無職事及官品卑下、朝見亦疎也.今在京文武升朝官未有職事者每日常參、宣勅不坐再拜而退.有職事者、乃五日一赴起居.其辭見謝恩皆先赴文德殿拜而退、謂之正衙.連遇朝假、則百官詣文德殿立班、謂之橫行參假.三者但知倣唐舊文而實與唐制甚異.蓋唐制日御殿以見羣臣、日常參不臨前殿而御便殿、喚仗由閤門入、百官俟朝于衙者、因隨以見、故謂之入閤.至其後世、未曾日視朝、而入閤之制亦廢.常參之官、日至正衙者、聞傳不坐卽退.至明宗、始羣臣五日一隨宰相入見內殿、謂之起居.蓋非唐盛時之本制也.唐之常參、乃職事五品及供奉官臺省之官.其後不御前殿、又廢入閤之儀.常參官至正衙、聞傳不坐而退.今天子聽政于垂拱殿、以接執政官及內朝之臣、而更於別殿宣勅不坐、實爲因襲之誤.兼有職事升朝官五日一赴起居、而未有職事者、反日參.疏數之節、尤爲未當.又辭見謝恩、已入見天子、則前殿正衙對拜、自爲虛文.其連遇朝假、則百官自赴大起居、不當復有橫行參假.其滿中行乞罷常朝及正衙橫行、委得允當.

及官制既行、又有日參望參朔參之制.

門下省起居郎以上、中書省起居舍人以上、尙書省侍郎已上、御史中丞已上、爲日參官.其知樞密院以上、自如舊儀.以三省及御史臺官寺監長貳以上爲六參、寺監丞大理評事已上爲兩參官、寄祿官通直郎以上爲月參官.又今後除朔望參外、每月定以五日二十日二十一日

二十五日爲參日、遇假卽罷。如契丹使見辭日、並特起居。其前後三日內合起居、權罷。然則正衙常朝、昔者省臺寺監、應在京釐務官、每日並集。其後以妨廢職事、乃罷之、獨待次官赴耳。初無疏數之別。方唐盛時、正衙立仗、百官廊食、日以爲常。五日起居、雖始於明宗、蓋亦喚仗入閤之遺意。天子之朝、莫先於正衙。於禮、羣臣無一日不朝者。而唐朔參望參、每日參六參九參之類、並謂衙殿、天子曰御宣政殿中、金吾細仗、兵部旗旛等設於廷、朝官退皆賜食。開元中、以朔望宗廟上牙盤、欲避正殿、遂御紫宸、喚仗入閤門自此始也。如此、則常衙常參、果可廢邪。

世說、海外有燕子至秋社乃去、仲春復來。詩謂元鳥乾也。春分、元鳥降。昔年因京東開河岸崩、見蟄燕無數。晉郗鑒爲兗州刺史、鎮鄒山、百姓饑饉、或掘野鼠蟄燕而食之、乃知燕去亦蟄耳。驚蟄後、中氣乃來、非復度海也。

唐通事舍人宣詔。舊令拾遺讀句把麻者、蓋謁者不知書、多失句度、故用拾遺低聲摘句以助之。及呂溫爲拾遺、被喚把麻不肯去、遂成故事。拾遺不把麻自呂始。時柳宗元戲呂云、幸識一文半字、何不與他把。國朝文德殿宣麻案、自東上閤門出、閤門使押至當衙橫街北、躬云、付門下宰相跪授訖、歸位、以授通事舍人、折方揖、殿至宣制位、搢笏宣讀。兩舍人捧之。然讀句每以爲艱也。

內香藥庫在諫門內、凡二十八庫。眞宗皇帝賜御詩二十八字以爲庫牌。其詩曰。每歲沉檀來遠裔。累朝珠玉實皇居。今辰內府初開處、充牣尤宜史筆書。東庫內有王燒金藥一鐺、至今猶在。又有辰砂一塊。其

上忽生新砂二十二顆、赤如火色。嘗取之禁中、還送本庫焉。

昔見故老說、有一朝士好爲諧謔。嘗云近求得一對、的似有理。躁因修賀刺、怒爲答空書。聞者無不大噱。

晉王戎妻語戎爲卿。戎謂曰。婦那卿壻、於禮不順。答曰。我親卿愛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誰當卿卿。戎笑、遂聽。束晳亦曰、婦皆卿夫、子呼父字。有一士人作詩、謂婦曰卿、非也。

文昌雜錄卷第四

四月六日、北遼賀同天節使副、見望參官起居。是日微雨、特放。唯引對北遼使者於紫宸殿。酒五行罷。

戶部王員外言。昔年作一夢、甚奇。一布牓、大書云。七元均氣、丁丑人作相。後數年、今右僕射蔡公拜、公丁丑生。實契此夢。乃知宰相固有默定。如紗籠中人之類。前書所記者甚多也。

國子朱司業言。南方柑橘雖多。然亦畏霜。每霜時、亦不甚收。唯洞庭霜雖多、即無所損。詢彼人云。洞庭四面皆水也。水氣上騰、尤能闢霜。所以洞庭柑橘最佳。歲收不耗、正爲此爾。

元英昔隨侍太原、見是年秋解進士、正額外續解李霖。朝廷以故相曾有此比、令禮部收試。既而正額所送多省下牓出。有霖姓名、遂及第。今爲朝奉大夫、及至育州。秋試進士已鎖院、今太府寺丞王璋以病在道久。八月半方到。州牒試院、亦令收試。文在優等、解送甚高。明年登科而歸。信有命也。

庫部林郎中說。建州上春採茶時、茶園人無數、擊鼓聞數十里。然亦園中才間壟、茶品高下已相遠、又況山園之異邪。太府賈少卿云。昔爲福建轉運使、五月中朝旨令上供龍茶數百斤。已過時、不復有此新芽。有一老匠言。但如數買小銙、入湯煮研二萬杵、以龍腦水灑之、亦可就。遂依此製造。既成、頗如歲進者。是年南郊大禮、多分賜宗室近臣、然稍減常價、猶足爲精品也。

倉部韓郎中云。叔父魏國公喜飲酒、至數十大觴、猶未醉。不甚喜茶、無精麤、共置一籠。每盡、即取碾、亦不

問新舊。嘗暑月曝茶於庭中。見一小角上題襄字。蔡端明所寄也。因取以歸員王家白。後見蔡、說當時秖有九銙、又以葉園一餅充十數、以獻魏公。其難得如此。

司門范郎中云。叔父蜀郡公鎮、近居許昌、作高庵以侍司馬公、累招未至。庵極高、在一臺基上。司馬公居洛、作地室、隧而入、以避暑熱。故蜀郡作高庵以爲戲也。北京留守王宣徽、洛中園宅尤勝。中堂七間、上起高樓、更爲華侈。司馬公在陋巷、所居才能芘風雨。又作地室。常讀書於其中。洛人戲云。王家鑽天、司馬家入地。然而道德之尊、彼亦不知顏氏子之樂也。

工部王侍郎云。昨謫守單州、後圃有宓子賤琴臺。爲一郡之勝、獨此可以銷憂耳。有詩云。琴聲久逐秋雲去、臺勢空隨古堞高。既召還。見於垂拱殿、與呂資政同班殿廬、因話琴臺。後數日呂遂知單州、甚可異也。

祠部每歲祠祭大祠三十。正月上辛祈穀上帝。四月雩祀上帝。九月明堂祀上帝。冬至祭昊天上帝。夏至祭皇地祇。孟春孟夏孟秋孟冬臘。五享太廟。正月上辛祀感生帝。立春祀青帝。立夏祀赤帝。立秋祀白帝。立冬祀黑帝。土王祀黃帝。春分祀高禖。春分朝日。仲春仲秋臘祭太稷。仲春仲秋祀九宮貴神。孟冬祭神州地祇。秋分夕月。臘蜡百神。立春祭東太一宮。立夏立冬祭中太一宮。立秋祭西太一宮。中祠十有四。立春後亥祭先農。立春後丑祀風師。仲春祀五龍。季春享先蠶。立夏後申祀雨師雷師。四立井土王祭嶽鎮海瀆。仲春仲秋上戊、釋奠武成王。小祠十有三。立冬後亥祭司中司命司民司祿。秋分享壽星。立秋後辰祀靈星。孟冬祭司寒。仲春祭馬祖。仲夏享先牧。仲秋祭馬社。仲冬祭馬步。立春祭戶司命。立夏祭竈。季夏

土王祭中霤。立秋祭門及厲。立冬祭行。皆有司行事焉。

元英昨充元豐五年賀北朝正旦國信使。行至神水驛。苦風眩昏亂。不記省。隨行小史輩皆環坐以泣。通一昔方稍安。是年正旦。接伴使杜刑部紘至深澤縣界中浴。幾不可救。劉右司摯充賀同天節接伴使。沿路病傷寒。至滑州增劇。然艾數百。肩輿以歸。後累月方安。一歲中奉使者皆得疾危甚。殊可恠也。

禮部尚書黃公說。丙申年秋試進士僅八千人。國朝以來。未有如此之盛。他試院不能容。始命就開寶寺分數場引試。開寶爲試院自此始。禮部林郎中以清微之風養萬物賦爲第一人。始可謂雄魁也。

元豐三年。高麗國遣使柳洪副朴寅亮朝貢。且獻日本國車一乘。洪云諸侯不貢車服。誠知非禮。本國所以上進者。欲中朝見日本工拙爾。朝廷爲留之。高麗本箕子之國。其知禮如此。

尸部劉郎中說。雄州城南。陂塘數十里。芰荷極望。以小舫遊其間。鷗鷺往來。紅香泛於樽俎。雖江鄉亦無此景。四時有蟹。暑月亦甚肥。昔見謝通議言。曾通判莫州。有戎卒溺塘水死。州請覆驗。既到。彼尸不可得。所司云。水中積蟹一窖。莫知淺深。尸在其下。無由得也。雄莫間蟹多如此。

右司郎中劉摯能。以提點開封府界諸縣公事楊景畧爲右司郎中。以知壽州葉温叟爲都官員外郎。以提舉荆湖北路常平倉李幸爲屯田員外郎。

禮部尚書恩賜今年龍茶一斤。折簡諭林郎中云。欲以五餅分送郎官。如何。林獻答云。衆官參詳。委得允當。遂以分送五廳。他則不然也。

元豐五年五月、官制始行、兩省官但除給事中中書舍人起居郎起居舍人而已、六年四月、方以監察御史王桓爲右正言、

五月一日、文德殿視朝、仗衞如式、是日、對于闐國進奉使貢物充廷、多白玉、熙寧六年、大食俞盧和地國亦貢雲霞白玉圭一副、今藏內帑、

詳定禮文所上言、臘蜡百神四方、並就南郊一壇、禮未合古、請蜡祭四郊、各爲一壇、東方日、西方月、各神農配、作大祀、南方神農爲神主、后稷配、北方亦神農爲神主、后稷配、係中祠、其五官五田畯五星二十八宿十二辰五嶽四鎭四海四瀆每方山川水澤邱陵墳衍原隰井泉水塘坊郵畷、青龍朱雀騏驎白虎元武於菟鱗羽介毛羸貓昆蟲並如故事、若其方有災害、則闕而不祭、詔可、

國子司業朱服上言、惟先王之時、燕飲必有射、將祭、擇士於射宮、能偶、則又別之以射、射、武事也、先王於進成人材之際、每不廢焉、今養士之盛、莫盛於大學、而大學之士、鮮能知射、羿見武學教場、與國子監相去數十步、欲使太學諸生、遇假有願射者、聽往習焉、不惟閒暇之時、使游於藝、又足以收其放心、而不遷於異物、狀下禮部、羣官皆以爲然、上都省乞如所請云、

元豐四年、高麗國遣使崔思齊副李子威朝貢、幷獻樂器、明年正月十四日、車駕幸集禧觀、詔思齊等侍從、又令所遣樂工對御獻樂、賜袍帶銀帛有差、思齊言、今高麗樂是新羅樂、樂器有嘉配琴、謂笛爲大吟、舞有七十餘種、止用兩人、謂之攀花云、

勅、大忌日、六曹諸司並不作假、執政官早出、官司不得隨出、前此車駕遊幸及臨奠宗室、若大臣、咸爲之舉哀、及後苑觀麥觀稻觀穀觀橙、及延和殿北遼禮物、崇政殿疎決、景靈宮朝謁、北使見辭執政禮、上皆早出、故有是勅。

資州上言、資陽縣民支漸、葬母於賴錫山漢中、廬於墓側、已經三年、自負土成墳、布素不食五味、惟菽粟而已、日三時號慟、餘時卽誦佛經、有白黑雀各一對、盤泊墳上松間、每有野狸白蛇兎自山上來看土、久之方去、又有白鵲及五色雀、計萬餘、圍繞乞行旌賞、勅特賜粟帛。

熙寧中、福建賊廖恩、聚羣黨於山林、招撫久之、方出降、朝廷赦其罪、授右班殿直、既至、有司供腳色一項云、歷任以來、並無公私過犯、見者無不笑之。

祥符中、開寶寺福勝院舍利塔上光明、或似水晶、或似金色、於相輪上或隱或顯、又降下舍利於地面磚石上、約五千餘粒、僧俗虔心求覓、必獲霑足、眞宗幸塔下、焚香、有舍利見大如拳、色如水晶、召從臣同觀、洎賜食退、舍利復見於西北鈴索上、往來飛動、臣庶莫不瞻覩、今慶壽崇因閣、慈聖光獻太皇太后所建、卽其地也。

閤門舊儀、大宴更衣降坐、羣臣退、再坐、羣臣先升殿、既就坐、御羣臣謝花、拜於坐次、天禧中、司諫祖士衡上言、欲望每更衣再坐、有司引羣臣班於殿廷、俟升御坐、謝花於廷、乃分引上殿、自此始也。

禮部王員外說、昔有一舉子、恩澤牓、授三班借職、作歇後詩、詩云、官資得箇三班借、請給全勝錄事參、從

此罷稱鄉貢進、這回走馬東西南。唐宰相鄭棨、好作歇後句、此詩亦甚工也。

元豐三年高麗國王王徽以疾表乞太醫。朝廷遣閤門通事舍人王舜封押至彼國。舜封上言、十二月一日、徽生辰。北遼遣起居郎知制誥馬堯俊充使留仙賓館。堯俊獻徽詩云。始從鈞裂海東天、世世英雄稟自然。掌上寶符鈐造化、胸中神劒畫山川。太宗莫取龍州道、煬帝難乘鴨綠船。眞是金輪長理國、豈論八萬四千年。徽以錦綢八百匹爲謝云。

給事中徐禧歿於王事、朝廷錄其子弟十餘人、以弟祕爲太廟齋郎。祕自陳、願閣此恩、以待兄有嫡孫長日推授。朝廷嘉而許之。祕爲太學生、有聲名、而孝悌廉退之行又如此。

開寶六年翰林學士李昉知貢舉、放進士及諸科及第者凡三十八人。下第進士徐士廉、自陳屈抑、卽詔貢部以八等第進士幷終經學人、並親覆於殿廷、內出未明求衣爵待士詩、進士宋準等一百二十七人、並放及第。昉所放、退落者十人。責授昉太常少卿。御試舉人自此始也。

淳化中有司言、油衣帘幕損弊者萬數。欲毀棄。詔令煮而浣之。命尙方染以雜色、刺爲旗幟焉。

元豐元年詳定禮文所言、古者祀天於地上圓丘、在國之南。祭地於澤中之方丘、在國之北。其牲幣器色歌詩奏樂、亦皆不同。凡以順陰陽、因高下、而事之以其類也。漢元始間、以祀樂既各有合、而禮又有夫婦共牢之文、於是合祭天地、以隆一體之義。後漢魏晉及唐以來、皆因仍之。本朝親祀上帝、卽設皇地祇位、稽之典禮、有所未合。勅詳定更改禮文聞奏。陳襄議曰。漢元始中、姦臣妄議、不原經意。附會周官大合樂

之說、謂當合祭於帝.從而用之、故天地共犢、禮之失自此始矣.臣以謂既罷合祭.則南北二郊、自當別祀.伏請每遇親祠之歲、先以夏日祭地祇於方丘、然後以冬日至祀昊天於圓丘.李清臣議曰.欲乞每遇親郊七日戒之後、三日宿之時、宿太廟以告.宿北郊以祭、宿南郊以祀.所以先太廟者.告祖爲配也.所以先北郊者.先卑後尊也.然雖自北郊至南郊相去爲遠.則中道不可以無舍.請爲帷宮.止而後進.王存議曰.國家用冬夏至遣官攝事於二郊.蓋周禮未嘗廢也.其三年一有事於南郊、實同漢制.若因三歲之期、漸輟郊丘之祀、間有事於北郊、如先朝親耕祫享之比.則不失恭事天地之意.陸佃議曰.今或冬日至親祠昊天上帝.因卽圓丘之北.別祠地祇.不崇朝而天地之祠畢舉矣.張璪議曰.竊謂陽生於十一月、陰生五月.則陰陽之生、天地致用之始.故天神地祇、可得而禮.然當今萬乘儀衞、加倍於古.方盛夏之時、不可以躬行.臣以謂宜卽郊祀之歲.於夏至之日.盛禮容.具樂舞.遣冢宰攝事.雖未能皆當於禮.庶幾先王之遺意猶有存焉.勅如璪議.其親祠南郊.罷皇地祇.幷從祀位.六年五月二十八日夏至.適當親祀之歲.於是左相王公攝事.禮部黃尚書太常李少卿爲亞終獻.中書蔡舍人讀册文.且用備樂.愚以謂祠官當給本品鹵簿.方可爲盛禮容也.

禮部黃尚書上言.伏覩覆定臣寮謚議.其法、貿明入內、廢務一日、假故旣頻、事易停壅.欲乞自今集官覆謚午刻入省.勅依.乃罷酒食.故事.尚書省集請謚之家.自設醪饌、餽從官.給今方罷之.

吏部頒給印歷六道.尚書侍郎左右僕射左右丞.批都司郎官左右丞.批二十四司郎中員外本曹尚書

侍郎批以書逐考功過焉。

六月二日三省官集於吏部寓治都廳講求奉上仁宗皇帝英宗皇帝徽號。初四日兩省官與尚書省左右司郎已上又赴門下中書都堂再議。執政官在中設羣官位重行皆北向焉。

晉志云袴褶之制未詳所起。近代車駕親戎中外戒嚴則服之。唐制三品以上紫褶五品已上緋褶通用細綾七品已上綠褶九品已上碧褶通用小綾。玉藻云禪爲絅（音扃）引急也。帛爲褶今袷也。鄭云單爲絅有衣裳而無裏者也。帛爲褶有表裏而無著者也。周遷輿服雜事云趙武靈王縵胡之纓戎服有袴褶之制始自漢武。近世服以從戎隋制纘嚴文武百官咸服之。車駕親戎則縛袴使不舒散。皇朝導駕官袴褶蓋馬上之服也。

太子太師張公昇大中祥符八年歲在乙卯登科。熙寧九年丙辰終於許州陽翟縣里。公起布衣致使相。自初仕至薨謝歷一甲子近世所無也。

眞宗皇帝東封選次太平驛賜從臣辟寒丸。仁宗每崇政殿親試進士亦賜大臣七寶茶。至今以爲故事。

以禮部尚書黃履爲御史中丞。

詳定禮文所言謹按儀禮曰夫婦一體故昏禮則同牢而食合巹而飲終則同穴祭則同几同祝同饌明夫婦一體未有異廟者也。恭惟孝惠皇后太祖皇帝元妃淑德皇后太宗皇帝元妃章懷皇后眞宗皇帝元妃。而孝章皇后實太祖皇帝繼后。當時議者或以其未嘗正位中宮或以其繼而不許其配。有司因循

不究其實、皆祭以別廟。在禮未安。伏請升祔太廟、以時配享。勅恭依。仍於今年大禮前更不行。孟冬薦享止侯升祔畢、遍享太廟。并祭七祀配享功臣。其太廟祏室、三省看詳、合以配繼先後爲序云。

以太常少卿李常爲禮部侍郎、以司勳郎中葉均爲祕書少監。以戶部員外郎黃好謙爲司勳員外郎。以提點開封府界常平倉張詢爲戶部員外郎。

通典。梁御史中丞、給威儀十人。其八人、武冠絳幘。一人緋衣執鞭仗、依行列行。七人唱呼入殿、引喤音橫至階。一人執青儀囊、不喤。國朝故事、御史中丞告官、呵引至朝堂門。兩朱衣吏告引入朝堂。至文德殿門。至蓋亦引喤之比也。

長安隱士曰高繹、有古人絕行。處歷中、召至京師、朝廷欲命以官、固辭歸山。特賜安素處士。家甚貧、妻子寒餒、終不以困故受鄉人財。閉門讀書而已。昔王霸憐其子蓬髮投耒、愧臥不起、前賢之所難。而處士蹈之有餘裕也。嘗見古老說。种放隱終南山、召拜起居舍人、賜告西歸。有一高士、隱居三世、以野蔌一盤詩一篇贈放云。接得山人號舍人、朱衣前引到蓬門。莫嫌野菜無多味、我是三追處士孫。放國史有傳。若夫志意修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惟安素可以無慙矣。

舊三司使廳屏風、雀目書盧雁、用意極工。昨爲僕丞都堂、此屏在後閣。及遷都省、左僕射命移於尚書令廳後、亦近世之奇筆也。

閏六月、以新差權知曹州井亮采爲戶部員外郎。

二十四日、尚書令廳集三省官上仁宗皇帝英宗皇帝徽號、奏議羣官雜壓、非故事也、愚以謂左僕射當坐東偏南向、門下侍郎次之、左省官列於東北壁下、重行南向、右僕射坐西偏南向、中書侍郎次之、右省官於西北壁下、重行南向、左丞東相對如學士、太常卿皆赴、即坐於正南北向、雖未必盡合舊儀、猶愈於雜壓也、

七月十二日、后升祔於太廟、兵部黃麾仗、太常鼓吹、一千八百餘人、重翟車四乘、是日五鼓、神主自后廟升綵殿、宗室正任已上、步導進行、直南沿城入太廟、至南神門外降絳殿、入幄、升腰輿、各祔本室、太祖室曰孝惠、次孝明、次孝章、太宗室曰淑德、次懿德、次明德、次元德、眞宗室曰章懷、次章穆、次章獻、次章懿、既升祔、行遍享之禮、雍王曹王濮陽郡王充三獻、禮畢、百官詣東上閤門奉表稱賀、

以戶部尚書安燾爲司知樞密院事、以吏部侍郎李承之爲戶部尚書、以戶部侍郎陳安石爲吏部侍郎、以河北都轉運使蹇周輔爲戶部侍郎、以左司郎中吳雍爲直龍圖閣河北轉運使、以吏部員外郎曾佇爲左司員外郎、又以司勳員外郎黃好謙爲郎中、以戶部員外郎井亮采爲金部員外郎、

唐德宗貞元十年七月、賜故唐安公主謚莊穆、蓋公主賜謚、始於此也、

韓文公永貞行云、公然白日受賄賂、火齊磊落堆金盤、南史中天竺國說、火齊狀如雲母、色如紫金、有光輝、別之、則如蟬翼、積之、則如紗穀之重沓、又王子年拾遺記曰、董偃嘗臥延清之室、上設火齊屏風、所謂磊落者、亦珠琲之謂也、

二十五日。文武百官詣太廟、奏請上仁宗徽號曰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濬哲明孝皇帝。左相行事起居郎蔡京著作郎豐稷讀祝。其祝言皇帝謹遣百官奏請徽號之意云。

二十八日詔門下。升祔禮畢。宜覃慶澤。以暨後昆。四后之家。各與最長者初等官。已仕者改一官。

乾德五年正月十六日。詔以朝廷無事。年穀屢豐。上元觀燈。可更增十七十八日兩夜。自後每至十六日、開封府以舊例奏聞。皆詔更放兩夕。雍熙二年十月。下元節張燈、賜近臣宴於樞密使王顯私第。夜分、命中使賜御製詩一章。其後每燈夕。皆命中書樞密分往大寺焚香。就賜御筵。遂爲故事。自此始也。

杜甫紫宸退朝詩云。香飄合殿春風轉。花覆千官淑景移。又晚出左掖云。退朝花底散。歸院柳邊迷。乃知唐朝殿亦種花柳。今殿庭唯對植槐楸、鬱鬱然有嚴毅之氣也。

八月。左丞蒲宗孟罷。出知汝州。以右丞王安禮爲左丞。以吏部尚書李清臣爲右丞。以端明殿學士知蘄州曾孝寬爲吏部尚書。以都官員外郎葉溫叟爲郎中。

禮部李侍郎說。祕書少監孫莘老。莊居在高郵。新開湖邊。嘗一夕陰晦。莊客報湖中珠見。與數同人行小草徑中。至水際。見微有光彩。俄而光明如月。陰霧中人面相覩。忽見蚌蛤如盧席大。一殼浮水上。一殼如張帆狀。其疾如風。舟子飛小艇競逐之。終不可及。既遠乃沒。

九月。以吏部郎中呂嘉問爲光祿卿。以司勳郎中黃好謙知揚州。是月。都官員外郎許安世以憂去官。

皇祐二年。大享明堂。仁宗謂輔臣曰。前代禮神。有祭玉燔玉二品。今獨燔玉。無乃闕禮文邪。輔臣等對曰。

唐大和中。太常卿王起、以當時祀事。止有燔玉而無禮神美玉。請下有司。造蒼璧等七玉。祭訖藏之。燔玉即用珉。唐末以來。祀典廢闕。禮神之玉。不復備用。以至於今。勅其令有司議如典禮。是時。適回紇貢玉璞數十。剖之。命匠者制爲蒼璧黃琮四圭有邸青圭赤璋白琥黝瑭。尤温粹。祭玉之備。始復於此。

十月。以右司郎中楊景略爲起居郎。以錢勰爲左司郎中。以孫覽爲右司員外郎。又以大理卿楊汲爲刑部侍郎。

十一月十二日。大慶殿遣上仁宗皇帝英宗皇帝玉册玉寶。上服絳紗袍。再拜廷中。跪授册寶。使既出大慶門。禮儀使奏禮畢。上猶立廷中。册寶升輅既遠。從官方前導歸御幄云。

十五日。遷寓治禮部入新省。自尚書令列曹員外郎廳屏風。皆書周官一篇。在位何以稱上所以戒責之意邪。南郊大駕。上乘舊玉輅。戶部王員外說。輅上有款識。唐高宗顯慶年造。高宗麟德三年。元宗開元十三年。眞宗皇帝祥符元年封禪。此輅凡三至泰山。開元十一年。祥符四年。亦兩至濰上。眞所謂萬乘之器也。

司封員外郎王祖道出知汀州。以禮部員外郎王子韶爲庫部員外郎。以太常博士何洵直爲禮部員外郎。以駕部郎中吳安持爲太府少卿。以柯述爲司封郎中。以蘇注爲司勳員外郎。以王兢爲倉部員外郎。以蒲宗閔爲都官郎中。

十九日。車駕詣萬壽觀恭謝畢。由天波門幸尚書新省。至令僕廳。遂徧至六曹。傳宣尚書侍郎郎中員外

郎各轉一官。主事已下。等第支賜。凡二萬緡。至禮部。上顧謂侍郎李常曰。唐尚書省亦止於四千楹。又問吏額多少。常具以對。又宣諭云。朝廷待遇責任之意。非輕。卿等各宜自勉。雖千載難逢之期。顧羣臣何以上報聖恩邪。

十二月一日。文德殿視朝。仗衞如式。是日大風。詔移御紫宸殿百官起居。正如唐喚仗入閤之儀也。

右省趙諫議說。王汾學士嘗言夢中見人云。君要如意。須逢元公。了不曉所謂。後數年。得知兗州。其字卽元公。方悟前夢之可信也。

二十八日。以魯國大長公主薨輟朝五日。是日。北遼賀正旦使副見於崇政殿。賜茶而已。上御靴袍。自延和乘輦至崇政。非後殿常儀也。

文昌雜錄卷第五

元豐甲子正月五日、宴北遼國信使於紫宸殿。酒七行。不作樂。以魯國大長公主在殯故也。是時。上元節有司已設山樓、詔撤之。罷御端門。魯國、仁皇帝之女、恩禮加隆焉。

熙寧二年。朝廷始命兩浙福建等路轉運司、招接高麗入貢時舟人傳旋、至彼國、述朝廷之意。王徽喜甚。次年二月十五日。然燈如中華上元。旋適在彼。見徽、賦感天朝招接、擬侍中華然燈夜述懷詩云。宿罪應深近契丹。歷年徒貢事多般。忽蒙舜日龍綸召、便侍堯天佛會觀。燈豔似蓮裝闕焰、月華如水洩雲寒。夷身幸入華胥境。甚惜今宵漏滴殘。福建路轉運使張徽上其事云。

以開封府推官祖無頗爲駕部郎中。以開封府判官胡宗愈爲吏部郎中。又以司勳員外郎蘇注爲郎中。二月五日。太師致仕文公。自西京造朝修謝。對於垂拱。詔是日特開宴。酒五行。命御藥院內侍梁從政。特以大觴酌御樽酒以賜之。且命飲侍臣拭目以觀恩禮之隆遇焉。慈聖光獻太皇太后、天聖中册爲皇后。其文、丞相呂公夷簡之辭。元豐二年。奉上尊謚。詔同知樞密院事呂公著撰册文、丞相之子也。樞密公亦自陳遭遇中外莫不感異云。

滕正議甫知安州。苦風眩。久不差。有一道人贈藥方、名筠遇丹。因修合服之、舊恙頓愈。自此遂常服。既罷官。赴闕、至都城、久之、未有除授。因旦服筠遇丹、謂其門人云。久服此藥、豈非得筠州邪。不數日、遂知筠州。

禮部何員外正議子壻也。質之信然。

三月二日。太師潞公西歸。詔宰相執政官三省近臣學士待制宴餞於瓊林院、賜御詩以寵行。前此令有司不得收河東印節。又令都水具舟、由洛河以歸。清明日。特宴於玉津園。唯執政官得預。太師以詩述感遇之意以遺丞相。次日、賜御詩、俯同元韻。恩數之隆蓋如此。公卿聳羨云。

十八日。集英殿大宴。再坐。延安郡王侍立。百官稱賀廷中。既升殿、上遣內侍引王揖宰相輔臣、皆再拜以謝。酒再行、方還內。在位瞻視、莫不悅懌抃蹈。共醵賜觴焉。

四月初五日。禮部試。饒州童子朱天錫年十一。念周易尚書毛詩周禮禮記論語孟子凡七經、各五道、背全。通無一字少誤者。是日。禮部侍郎召本曹郎官赴坐。左右觀者數百人。此童諷誦自若。略無慚懼。後數日。召至宰思殿、賜五經出身。昔晏元獻公名貫撫州、近年何正臣名占臨江、皆童子舉。江南多奇偉、亦山川之秀使然邪。以陝西轉運副使范純粹爲左司員外郎。補曾伉致仕闕。又以倉部員外郎王兢爲郎中。以湖南轉運判官鄒極爲度支員外郎。以司門郎中范百祿爲吏部郎中。以太常丞呂升卿爲司門員外郎。

杜甫爲左拾遺、作紫宸殿退朝詩云。宮中每出歸東省、會送夔龍集鳳池。東省、門下也。鸞臺在焉。鳳池、在中書省。杜詩不應有誤、恐唐朝別有故事。又恐是時政事堂適在右省耳。

五月。戶部尚書李承之以憂去官。以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王存爲兵部尚書、尋改戶部。以戶部侍郎

塞周輔爲寶文閣待制、知開封。以刑部侍郎楊汲爲戶部侍郎。

景靈宮天元殿考宮之初、靈芝產於殿栱。今歲孟夏朝獻、車駕詣宮。前數日、芝又產於殿門。近臣賀於齋殿。右僕射賦詩、命禮曹郎官屬和焉。

登聞鼓院、未知起於何代。因讀唐會要、見顯慶五年有抱屈人齎鼓於朝堂訴、遂令東西都各置登聞鼓、自此始也。

六月。吏部侍郎蘇頌、以憂去官。以知桂州熊本爲吏部侍郎。以庫部員外郎王子韶爲考功員外郎。以路昌衡爲右司員外郎。以左司員外郎范純粹爲河東轉運使。以工部郎中范子奇爲左司郎中。

禮部上言、郊廟親祠儀注、祭日皇帝並服靴袍至大次、於禮意未協。謹按禮記郊特牲曰、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報、謂小宗伯告時告備者。今請中嚴奏外辦也。韋彤五禮精義、以通天冠、猶古之皮弁。齋服也。伏請太廟圓丘祭之日、服通天冠絳紗袍、自齋殿赴大次、以應皮弁以聽祭報之儀。勅依。

新制、寺監永簿、旨輪宿直長貳每五日一點宿。有一卿長、每點宿、亦令永簿自依日赴直。謂長貳點宿、乃點檢之義。按學士舍人新拜官、有儤直舊官間數日乃點檢、直欲新來者稍休也。豈點檢之謂邪。士大夫不可以不知故事。一點字、其誤如此。

書奏之奏、謂進也。漢田蚡奢侈、後房婦女以百數、諸奏珍物狗馬玩好。不可勝數。注奏、進也。

晉州州學教授陸長愈上言。朝廷追封孟軻爲鄒國公、竊謂春秋釋奠、宜與顏子並配文宣王。禮部看詳。

孟子於孔聖之門堂、在顏子之列。伏請自今春釋奠、以鄒國公孟子配食文宣王、設位於兗國公顏子之次。勅依。

禮部上言。近年禮文屢經改定。而正辭錄。其間尚有差誤。如先農正座帝神農氏祝文云。以后稷配神作主。配座后稷云。作主侑神。謹按春秋公羊傳曰。郊則曷爲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王者則曷爲必以其祖配、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何休曰。必得主人乃止者、天道闇昧。故推人道以接之。然則古者作主配神之意、本施於祖宗。其間有雖非祖宗而施祝辭可以言作主配神者。如五人帝之於五天帝、是推人道以接天神。勾龍之於社、后稷之於稷、是推人道以接土穀之祇。其祝辭俱云作主可也。若並爲外祭而正配座、又皆人鬼。則以正座爲主、其配座但合食從祭而已。禮曰。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說者謂以先嗇從祭。今儀享先農、亦是以先嗇爲主、以司嗇爲合食而配座。祝辭乃云作主侑神、於正座祝文、亦曰以后稷配神作主。伏緣先農爲外祭、正配座、均爲人鬼、而以司嗇主先嗇、蓋自唐以來失之。伏請於神農祝文云、以后稷配。於后稷配云、配食於神。如此類數十條、皆刪修改正、協禮意。

元豐令諸私忌給假一日。隸事祖父母者准此。樞密安公祖妣忌、方二歲時、祖妣已歿、疑隸事以問禮部。何員外答曰。禮記云、生不及祖父母。說者曰。子生所不見、又曰。子生之時、祖父母已死、故曰生不及祖父母。元豐令所隸事祖父母、隸、及也。謂生而及見祖父母者也。夫生而及見祖父母者、禮許其稅服。則今令於私忌給假、不違禮意。子之生、未有不隸母者。故鄭氏以隸爲及識也。然則及識、當以幾歲爲限。曰。子生

三月、則父名之、以其三月一時、天氣變、有所識別故也。生三月之後、可謂之及識耳。事者、爲成人言之也。成人、然後知事父母之道也。

七月、左丞王安禮罷、以端明殿學士知江寧府范純粹爲右司員外郎。以右司員外郎孫覽爲河東轉運使。

左僕射廳西貯廊、右僕射正廳、各產芝草一本、繪圖以聞。

禮部林郎中言。昔見宋賜道說、唐朝帝王帶雖犀玉、然皆黑鞓。五代始有紅鞓。潞州明皇畫像、黑鞓也。其大臣亦然。余昔通判滑州。見州衙設廳東西有賈魏公祠堂。皆黑鞓玉帶。不知紅鞓起於何時也。

八月、膳部郎中魯有開罷爲提舉亳州明道官。以通判延州吳安憲爲膳部員外郎。

流蘇、五采毛雜而垂之。孴虞決疑要注曰。凡下垂爲蘇。張衡東京賦、飛流蘇之騷殺、其注云、騷殺、垂貌。蓋流蘇騷殺、皆下垂也。

宗室子澗說書于祕書省、特授通直郎、服緋。令緋士淝等數人應進士舉。取解別試。所衣白襴、一時新事也。

柳子厚作館驛使記云。萬國之會、四表之來。天下之道塗、畢出於邦畿之內。故館驛之制於千里之內尤望。自萬年至於渭南、其蔽曰華州。其關曰潼關。自華而北界於櫟陽、其蔽曰同州、其關曰蒲津。自灞而南至於藍田、其驛六、其蔽曰商州、其關曰武關。自長安至於盩厔、其驛十有一、其蔽曰洋州、其關曰華陽。自

武功而西、至於好畤、其驛三、其蔽曰鳳翔府、其關曰隴關。自渭而北至於華原、其驛九、其蔽曰坊州。自咸陽而西至於奉天、其驛六、其蔽曰汾州。由四海之內、總而合之、以至於關。由關之內、束而會之、以至於王都。言唐都畿之制如此。雖六典所在、亦不得其詳。今司門職方、謂宜舉唐舊制而復京畿之壯觀焉。

九月、駕部郎中祖無頗知潁州。

二十一日。以立冬祀黑帝。祠官受誓戒於尚書省。始舉賢明故事。從新勅也。前此四鼓初、羣官皆集。多宿於近坊。禮部上言、以謂質也明也。仍請蠲其日朝謁。勅依。不准禮合經據而奉祠者、免後至之彈劾焉。

天下諸路文武職事官、總四千一百一十八員。開封府界約五十員、京東路約三百七員、京西路約三百八員、河東路約二百七十員、河北路約四百二十員、陝西路約五百二十二員、淮南路約三百五員、兩浙路約三百一員、江南東路約一百九十四員、江南西路約一百六十四員、荆湖南路約一百二十員、荆湖北路約一百五十三員、福建路約一百一十四員、成都府路約一百五十八員、梓州路約一百五十員、利州路約一百四十二員、夔州路約一百一十一員、廣南東路約一百六十一員、廣南西路約一百六十八員。蓋十九路總數大約如此。幕職判司簿尉、又在其外。因頒降擬舉陞陟人數式、遂得見天下具員、他處則無也。

禮部郎中廳、東面皇城、其內卽廣聖宮。林子中云。每清旦風順、聞濃香東來。此宮三清閣晨炷也。主客又在其北、正對後苑。春夏燕鶻無數。飛翥往來。上林喬木之所棲止也。

起居郎楊景畧、左司郎中錢勰奉使高麗、七月二十四日同自密州發洋、楊起居至大洋、遇東風、飄回登州、八月初二日再發洋、十三日方至高麗境上、錢左司郎八月四日已達彼國、一海之中、風勢如此、又可異。

開寶寺試國學進士、景德寺又爲別試所、既開院、以車營務驢車數十量載試卷赴禮部架閣、數日方畢、所落人數可知也。

十月四日禮部試饒州進士、朱天申年十二、念周易尚書毛詩周禮禮記孝經論語孟子揚子老子凡十經、各有一百通、前日所試童子天錫之再從兄也、亦召至睿思殿賜五經出身。

以給事中韓忠彥爲禮部尚書、以左司郎中錢勰爲中書舍人、以吏部郎中范百祿爲起居郎、以直集賢院滿中行爲左司郎中、以太常丞呂希績爲吏部員外郎。

世言市井市廛、未曉其義如何、因讀風俗通曰、市亦謂之市井、言人至市、有鬻賣者、當於井上洗濯令香潔、然後入市、或曰古者二十畝爲井田、因井爲市、故云、又市中空地謂之廛、顏師古乃云、凡言市井者、市交易之處、井、共汲之所、總而言之也。

余嘗見樞密都承旨張誠一說、昔年使北遼、因問耶律蕭姓所起、彼人云、昔天皇王問大臣云、自古帝王英武爲誰、邪、其大臣對曰、莫如漢高祖、又問將相、勳臣孰爲優、對以蕭何、天皇王遂姓耶律氏、譯云劉也、其后亦錫姓蕭氏、歐陽少師作五代史、乃曰天皇王阿保機、以其所居撗帳地名爲姓、世里、世里、譯者謂

耶律。昔蕭翰爲契丹大族、其號阿鉢、本無姓氏。李松爲製姓名曰蕭翰、於是姓蕭。二者不知孰是也。

世謂胡餅者。釋名云、以胡麻著之也。前趙錄曰。石季龍諱胡、改胡餅曰麻餅。今俗字增食非也。齊書曰。永明九年、詔太廟四時薦麪起餅、豈今之蒸餅邪。

二十七日。禮部試、撫州進士黃居仁年十二、誦尚書毛詩幷正義禮記周禮孝經孟子老子及太元經凡九經、合七十五通。又試論語大義三道、文理稍通、勅賜五經出身。閤門送袍笏至禮部給賜焉。

太師潞公歸開封府、推官趙君錫作小詩二十篇紀恩寵以送行。其尤爲人傳誦者。有若樂人都用教坊家、席上羣公換口誇。內裏宣來蕉葉盞、御前賜出縷金花。全上纔初佳句傳、中官寫得便聞天。望人含笑搜尋了。依韻當時賜和篇。西苑重排餞會時、新篇御製降彫墀。明朝上巳無公事。赴晏臣寮總進詩。雖王建宮辭、無以過此也。

十一月。職方員外郎黃幸出知汝州。以祕書省著作佐郎邢恕守職方員外郎。以司門員外郎呂升卿爲兵部員外郎。以祕書丞陳宗古爲司門郎中。又以曾肇爲戶部郎中。

十二月。司勳郎中穆珣出知潤州。以彭汝霖爲司勳員外郎。以左司員外郎路昌衡爲江淮發運副使。以中散大夫李之純爲右司郎中。

急告寧。皆休假名也。釋名曰、急、及也。言切之使相逮及也。李斐漢書曰、告、請也。言請休謁也。寧、安也。吉曰告、凶曰寧。又曰休沐。漢律、吏五日得一下沐、言休息以洗沐也。

禮部投納試卷、因國學至天下所解進士者諸科、赴省試者約六千人、辭場之盛、未有今日之比也。
昔年有一大臣、留守北京、方暑、至上關、因得詩句云、河上荷花何處好、坐上幕客、河朔人也、應聲對云、市中柿子是誰甜、諸官莫不爲之恐悚、而大臣終不見怒也、

文昌雜錄卷第六

元豐乙丑正月以司勳員外郎彭汝霖爲郎中。

開寶寺爲禮部貢院。二月十八日火。凡本部貢牋與夫所考試卷須臾灰燼、略無遺者。自正月九日鑰院。方定二十八日奏號、至是火。詔以太學爲貢院、再令引試、前此未有也。

元豐六年癸亥。大慶殿元會。初設五輅於廷。除夜三更、大風自北、木拔、幕屋壞。新玉輅右輪入池數尺、玉飾皆碎。觀者莫不駭愕。八年正月二日、先帝不豫。二月五日、遽宣遺制。方悟爲變之兆也。

二月二十七日、內出白麻、丞相而下、進官一等。是日麻案在宗政殿門、百官素服序班於門外、南北相向。通事舍人宣麻於正東西向、示變禮也。

元豐八年春。太史奏熒惑守心。是時、太清宮道士王太初奏章於太一宮眞室殿之中壇。回云、至九天門下。有傳上章之命者。曰、已付南陵使者告行。太初因敬問曰、南陵使者謂誰。答云、見守心者是也。已而又拜章於壇上。回云、復有傳上帝之命者云、已再付南陵使者、依命告行。自此京師大火、焚廬舍、開寶寺爲甚。未幾、宮車晏駕。太初方敢傳此事於人間也。余昨充北朝賀同天節接伴使。三月五日、至深州安平縣。前一夕、大風、是日、寒甚、雪深數尺、林木多折。至雄州、泣覩遺制。河朔人言、雖極寒、暮春未嘗有此異也。

度支員外郎陳向權兼京西轉運使。以修奉山陵增員也。事畢、如故云。

四月、以左司郎中范子奇爲直龍圖閣河北轉運使、以右司員外郎范純粹爲直龍圖閣京東轉運使、以吏部員外郎劉奉世爲京西北路提點刑獄、以戶部郎中劉理爲京西轉運副使、以金部郎中晁端彥爲利州路轉運副使、以都官郎中葉温叟爲秦鳳路提點刑獄、又以右司郎中李之純爲太僕卿、以吏部郎中胡宗愈爲右司郎中、以工部員外郎高遵惠爲左司員外郎、以職方員外郎邢恕爲右司員外郎、以知滑州劉摯新知信陽張汝賢並爲吏部郎中、以潞州韓宗道爲戶部郎中、以京西北路提點刑獄梁燾爲工部郎中、以知密州范諤考功員外郎呂和卿並爲金部員外郎、以太常博士盛陶爲考功員外郎、以祕書省校書郎葉祖洽爲職方員外郎、以閤門通事舍人文貽慶爲都官員外郎、

五月、左僕射王公薨、以右僕射蔡公確爲左僕射、以知樞密院事韓公縝爲右僕射、又以戶部尚書王存爲兵部尚書、以翰林學士曾布爲戶部尚書、以兵部侍郎許將爲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府、以吏部員外郎文及爲直龍圖閣直陝州、以戶部郎中曾肇爲吏部郎、以考功員外郎王子韶、水部員外郎王諤並爲郎中、

六月、以通判潁昌府范純禮爲戶部郎中、以右司諫蹇序辰爲司封員外郎、

左僕射王公珪、已未七月初九日生、知樞密院韓公縝同甲、月日皆同、惟時差異、五月十八日、王公薨、後數日、韓公拜右僕射、陰陽家之說、果可信邪、

余奉使至雄州、五月二十二日、次白溝驛、是日晚、雨雹、其大如拳、屋瓦多碎、彼人云、歲常如此、尤有甚於

此者、目所未覩也.

司馬公光拜門下侍郎.辭避甚確.累遣御藥院近侍召受告身.隻日、特垂簾、促令告謝、押赴門下歸.卽歸私第.又遣入內都.都知張茂則宣召供職.國朝故事、惟宰相、或間遣御藥院近臣傳旨.都知、累朝未嘗遣也.召受告身、雙日特開延和.又遣都都知宣召、皆非舊例.恩禮之隆、今昔絶擬.

北人謂住坐處曰捺鉢.四時皆然.如春捺鉢之類是也.不曉其義.近者、彼國中書舍人王師儒來修祭奠、余充接伴使、因以問.師儒答云.是契丹家語、猶言行在也.

七月.以資政殿大學士呂公著爲左丞.自王安禮罷、左丞久闕、至此方有除授.

初五日.詣南郊、請大行皇帝尊謚曰英文烈武聖孝廟曰神宗.三省給諫侍郎已上、學士待制御史中丞宗室正任團練使寺監長寄祿中散大夫已上、並預焉.

七月十六日.太皇太后生辰.上節名曰坤成.有司檢討故事、北朝當遣使人.乾興元年、章獻太后垂簾、各遣生辰使人、亦曾致書.嘉祐二年.口母聽政.眞宗之妻、於仁宗皇帝爲弟婦、卽難通問.是時、每遣國信使、卽致書洪基云.請侍次聞達.其回書亦洪基傳達母后之辭.使者到彼國、卽洪基殿通書母后殿、傳達遣使之語、及致禮物、當時以謂得禮.今洪基、英宗皇帝之弟也.於太皇太后亦難通問.朝廷方采用嘉祐故事、無以易焉.

十四日.北朝祭奠弔慰使副、各素服詣皇儀殿行禮.旣畢、百官立班殿門外、進召奉慰云.

以戶部侍郎李定爲龍圖閣直學士、知青州、以寶文閣待制吳雍爲戶部侍郎。

梁沈約有修竹彈甘蕉文、其略曰、渭川長兼洪園貞幹、臣修竹稽首言、切尋姑蘇臺前、甘蕉一叢、宿漸雲露、荏苒歲月、今月某日、有臺西階澤蘭萱草、到園同訴、自稱今月某日、巫岫斂雲、秦樓開照、乾光宏普、罔幽不矚、而甘蕉攢莖布影、獨見鄣蔽、雖處臺隅、遂同幽谷、臣謂偏辭難信、敢察以情、登攝甘蕉左近、杜若江蘺、依源辨覆、兩草各處異列同款、既有證據、差非風聞、妨賢敗政、孰過於此、而不除戮、憲章安用、請以見事、徙根翦葉、斥出臺外、庶懲彼將來、謝此衆屈、歷觀自昔文集、未嘗有類此製者、雖曰新奇、蓋亦有所寓託也。

朝廷承五代之弊、名式未正、文德殿東西有上閤門而無上閤、按大唐宣政殿、周之中朝也、是謂正衙、紫宸殿直其北、是謂上閤、蓋自晉太極殿有東西閤、天子坐以聽政、閤之名起於此、方唐盛時、立仗於宣政、天子坐紫宸、而金吾殿中細仗自東西上閤門入、謂之喚仗、今文德殿、唐宣政正衙也、而垂拱直其北、紫宸乃在東偏、文德殿東西但有上閤二門、未審以何殿爲上閤、謂宜參詳典故、正上閤之名、以復有唐盛事焉。

以知蔡州黃好謙爲駕部郎中、劉摯爲祕書少監、以都官郎中蒲宗閔爲利州路轉運副使、以知明州馬琥爲都官郎中、以左司郎中胡宗愈爲起居郎、以右司員外郎邢恕爲起居舍人、以吏部郎中張汝賢爲右郎中。

元豐八年七月御史臺班簿銀青光祿大夫二員光祿大夫二員正議大夫六員通議大夫九員大中大夫四員中大夫六十員朝散大夫七十三員朝奏大夫八十七員朝請郎一百二十一員朝散郎二百一十四員朝奉郎二百八十四員承議郎三百六十七員奉議郎四百八十九員通直郎二百三十五員分司官四十員宣德郎二百三十八員宣義郎一百一十四員承事郎一百三員承奉郎一百五十七員承務郎一百一員內外共一千八百餘員近者登極覃恩各有遷改其多如此然舊數亦依約可見也

史記季布傳楚人曹邱生招權顧金錢事貴人趙同等漢書同作談司馬遷以父名故改之今人與父同名者改曰同爲是也

唐慈恩題名按劉公嘉話錄起自進士張莒於長安慈恩寺閑遊題其姓名於塔下後書之於板遂爲故事本朝進士題名背刻石於相國興國兩寺亦慈恩之比也梁四公子一人姓蜀（音攜）名闖（方禁反）孫原人一人姓酈（音方）名杰（音傑）天齊人一人姓戮（音蜀）名贖（音黷）浩灃人一人姓仉（音掌）名髀五阮人昭明太子曰蜀出揚雄蜀記闖出公羊傳酈出世本字亦作簡出三齊記杰出竹書紀年戮出索緯隴西人物志贖出世本及廣雅仉出太乙符髀出史記孫原陘山名浩灃洮湟之間二水名五阮雁門也

浩音告灃音門今俗呼爲閣門河蓋疾言之告爲閣耳

吏部四選一曰尚書左選京朝官三千餘員二曰尚書右選大使臣一千九百餘員三曰侍郎左選幕職令錄判司簿尉四千餘員四曰侍郎右選小使臣一萬三十餘員四選除非次闕外例多待闕及二年者

員多闕少之弊也.

唐制、天子坐朝、宮人引至殿上. 故杜甫詩云. 戶外昭容紫袖垂、雙瞻御坐引朝儀. 天祐二年十二月. 詔曰. 宮妃女職、本備內任. 今後每遇延英坐日、只令小黃門祗候引從、宮人不得出內. 自此始罷也.

今三省官諫議大夫司諫正言郎中、方出入重戴. 蓋昔者門下中書省、自侍郎常侍給舍諫議、至起居、遺補尚書省、自尚書丞郎至正郎、皆重戴. 是爲淸望官. 唯員外郎不得預. 此御史臺至今自中丞監察皆重戴、獨此爲是耳. 三省皆非故事也.

周顯德六年. 高麗遣使獻別敍孝經一卷、越五孝經新義八卷. 皇靈孝經一卷、孝經雌圖三卷. 別敍者、記孔子所生及弟子從學之事. 新義者、以越王爲問目、釋疏文之義. 皇靈者、止說延年避災之事及符文、乃道書也. 雌圖者、止說日之環暈、星之彗孛、亦非奇書. 熙寧中王徽病、詔醫官馬世長往治之. 歸、得東觀漢記七册. 彼亦自無完本. 然俗好經書、至於庶賤之家、各於衢路造大屋、謂之局堂、子弟晝夜誦讀云.

建隆三年班簿、計二百二十四員. 南班在內. 元豐八年正階官計二千八百餘員. 然建隆時、兩省凡二十七人. 蓋不專職本務、分掊中外之任焉.

神皇帝靈駕發引、自福寧出垂拱殿、由西上閤門、文德殿端禮門出右昇龍門、至德門. 而不由大慶殿平日輦路. 既葬吉仗、卽日東還、到闕、虞主自右掖門入、由右長慶嘉肅銀臺承天門至集英殿奉安、列聖故事也.

中書舍人禮上有押角。尚書八坐丞郎初拜、並集都坐、交禮、遷又解交。六典載蘊位動位、皆未詳其義、以俟知者。

押角解交、已檢獲、載後篇。

梁均王晉天福中始葬。故妃張氏獨存。考功員外商鵬爲誌文曰。七月有期。不見望陵之妾。九疑無色、空餘泣竹之妃。後唐武皇師還渭北、不獲入覲。幕客李襲吉作違離表云。穴禽有翼、聽舜樂以猶來。天路無梯、望堯雲而不到。五代之季、工翰墨者、無以過此也。

文昌雜錄補遺

余記中書舍人禮上押角、未詳何義。按唐裴坦傳。載令狐綯薦坦爲知制誥、裴休持不可、不能奪。故事。舍人初詣省視事、四丞相送之、施一榻堂上、壓角而坐。坦見休重愧謝。休咈然曰。此令狐丞相之舉。休何力。顧左右索肩輿出。宋次道乃曰。舍人上事、必設紫褥於廷、面北拜廳閣長立褥之東北隅、謂之壓角。宋丞相作掖垣叢誌、亦不解其事、未知何者爲是。

唐國子祭酒李涪作刊誤云。兩省官上事日、宰相臨焉。上事者、設牀几面南而坐、判三道案、宰相別施一牀、連上事官南坐於四隅、謂之押角。自常侍已下、以南爲上。差牙相承、實乖禮敬。何不爲丞相設位於衆官之南、常侍諫議給事舍人循次而坐於丞相之下。尊卑有序、足以爲儀。由此觀之、不獨中書舍人、凡兩省官禮上宰相、皆壓角也。至五代馮道爲宰相、判狀尾罷之。應自此閣長立於東北隅、猶謂之押角、如宋次道所記也。

又五代會要、晉天福五年三月、勅中書門下五品已上、於兩省上事宰臣、押角之禮宜廢。

余又記後唐同光三年洛京積善坊得古文錢曰得一元寶順天元寶。史不載何代鑄此錢。近見朝士王儀家有錢氏錢譜云。史思明再陷洛陽、鑄得一錢。賊黨以謂得一非佳號、乃改順天。蓋史思明所鑄錢也。

余前記尚書省初拜、並集都坐交禮、遷又解交。未詳其略。曰。漢制八坐、及丞郎初拜官、並集都坐交。僕射、八坐也、又無不荅之文。又東宮舊事曰。太子至承華門。設位拜二傅。二傅交禮畢、不復登車、又後漢養老儀、天子與五更於門屏交禮、卽荅拜。詳此、並以對拜爲交禮。遷日又集、對拜而去、謂之解交也。

余前記唐諫議遺補在左右省、而劉禹錫送令狐博士詩云。諫院過時榮棣萼、已有諫院之名、何哉。按會要、貞元中、薛元輿爲諫議大夫奏云。諫官所上封章、事皆機密。每進一封、兩省印署。凡有封奏、人且先知。請別鑄諫院印、庶免漏泄。乃知諫院之名舊矣。

余自壬戌五月入省、至乙丑八月罷、每有所聞見、私用編錄。歲月寖久、不覺滋多。官在儀曹、粗記故事。今雜爲六卷、名曰文昌雜錄。或有謬誤、覽者爲校正焉。

南安龐　元英　題。

文昌雜錄六卷、補遺一卷、所載朝章典故甚核、旁及瑣聞軼事、亦足資考證、信說部佳本也。往歲、維揚曾經鏤版、惜如卷一膳部魯郎中西京雜記玉搔頭二條、皆悞合上條。卷二原廟奉安晏元獻相笏二條之闕文、皆錯入卷三。茲據　四庫提要訂正。餘如卷五樞密都承旨世里譯者木扈一條、悞分爲二。以及粘背之爲粘皆、祭尸之爲祭尹、常平之爲當平、與夫後爲授筵爲筵、西爲兩今爲令降爲隆之類、殆因輾轉傳抄、致滋舛誤。今悉與改正云。癸亥小春、張海鵬校畢識。

文昌雜錄序

吾鄉漁洋先生。最喜說部書。遇一僻秘。世所罕見者。往往於友人許展轉借錄。讐校評泊。儲之書庫。當時風流好事。輝暎朝野。先生於康熙己巳。服闋入都。至辛巳四月。請急歸里。官京師十年之間。曾撰居易錄一書。凡官方遷擢。政事因革。逐日記載。歎其見聞周悉。可爲史家取衷。但未知其書體例創自何人。及觀宋單父龐氏文昌雜錄。始知先生倣懋賢之書而爲之。蓋池北書庫有此書也。前輩撰一書。必有所本。其不苟作。如此。懋賢爲丞相莊敏公籍之子。元豐壬戌官主客郎中。在省四年。時官制初行。記一時聞見及朝章典故。頗可觀覽。故先生稱爲說部之佳者。此書刻本無多。爲梓以行世。懋賢名元英。蠶尾集跋誤書文英。當改正。通典以尚書省乃文昌天府。龐爲郎官。記省中事。故以名其書云。乾隆丙子。德州盧見曾撰。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文昌雜錄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撰者 龐元英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